12
3764
43

D12
3764
93

儀禮管見十三

長洲褚寅亮搢升著

既夕第十三　劉向別錄名士喪禮下篇今仍鄭注舊題既

夕

侇牀饌於階間　此牀以承柩必大於大小斂之牀集說謂即向者承尸於堂之牀非也

丈夫髽　張氏爾岐曰據疏當云丈夫免婦人髽此或偶脫去三字注以爲互見也說甚是且丈夫免而婦人髽喪服小記之明文也鄭注據之夫安可駁疏言啟殯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李氏如圭亦云爲母於卽位又哭而免斬衰啟殯乃免禮之差也敖氏何所據而云啟殯亦括髮乎括髮以麻免

91-76

以布其爲露紒一也敖氏又何所見而以此爲括髮而髽非爲免而髽乎漏卻婦人一誤也移婦人之髽於丈夫二誤也

祝降與夏祝交於階下取銘置於重　小斂時夏祝取銘周祝取奠此亦當然注似倒說此宿奠入廟後復設斯時不必設於序西南疏非交於階下注云凶事交相右

主人從　集說謂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其次第未必然且女賓何以在男前乎

衆人東卽位　石經本衆字下有主字當補入

正柩於兩楹間　經文甚明疏欲迴護士無西房之說故指戶牖間爲近西若近西不得云兩楹間矣

奠設如初巾之　此卽殯宮之夕奠也亦名從奠徹後乃設遷祖奠徹遷祖奠後乃設祖奠皆在同日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注謂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蓋言辟設奠者而立於柩西北也初升時在柩西辟而稍北不必由首至主人降則婦人向南行由足而東矣

薦車　案遣車非眞車非眞馬卽檀弓所謂塗車芻靈是也此所薦之三車乃曲禮之祥車耳敖氏指爲遣車誤矣士禮略不得有遣車有鬼器而無人器

主人要節而踊　當兼徹與奠言疏專指奠未備

入門北面交轡　注謂三分庭一在南則當設重之處矣恐未然敖謂但沒霤者近之交轡者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

哭成踊　注指主人爲是雜記云薦馬哭踊亦指主人也孔疏

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是也敖氏指圍人御者夫主人不哭踊而圍人御者反哭踊揆其禮節必不若是

乃載　復以軸降柩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

齊三采無貝　三采注以爲朱白蒼喪大記孔疏則云絳黃黑不同當考豈諸侯之士無貝而天子之士有貝其制異其色亦異與

設披　案喪大記孔疏云披用帛爲之以一頭繫於帶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若柩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然下記言執披者旁四人則是前後二披每披左右各二人執之也披之兩頭須各出於左右帷之外乃可使兩旁之人各執一頭焉其繫於帶者乃帛之中央而非頭也故注謂之貫結若出帷外者止一頭則執披之人惟在所出披頭之一旁其勢偏重是欲以防車傾虧而適欹側之也而可乎

折橫覆之　凡棺之承於下覆於上者皆有縱有橫何獨於折而有橫無縱敖氏說非

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

張氏爾岐曰茵入壙中先布橫三乃布縮二層柩後施抗木三在上茵二在下據既設後人所見言其實抗茵皆橫三在外縱二在內如地之上下周匝皆有天也此說最精葢棺下茵棺上木注俱指其在上

一層言之

徹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　明器之陳以象入壙應在中庭豈宜偏東當依注在重北爲是明器既在重北則此徹奠往來之節亦當如注說矣

婦人降卽位於階間　此位亦甚暫主人在東主婦等自宜統於主人而東上敖謂西上非奠於車西象在奧也不可以小斂之奠在尸東爲例敖說亦非下經云如初不特如其當前東幷如其在柩車西明矣又案下記云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此尙饌而未奠至還重訖則奠於柩西矣敖氏錯會此記而誤故下要節而踊之節無不誤者

祖還車不還器　前之乃祖還柩車也此經之祖還三車也以人挽之馬尙未駕公賵元纁束馬兩　庾氏蔚之曰賵馬以其駕魂車馬入設　庭實設於西方三分庭一在南者其常也喪禮變於吉故移於東西之中而此地已有重焉因稍退在重南不及三分庭一如是則賓乃得從馬西由堂塗以當柩車之前輅焉敖氏據雜記諸侯相賵陳乘黃大輅於中庭謂此亦設於西方之中庭非也雜記陳於殯宮殯在西階故陳於西方申庭以近殯此在禰廟不同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注云柩東主人位以主人堂下位恆在柩東故也其實主人迎君使入門右北面聽命時身僅稍進未至柩東然則柩東者恆時之位耳故疏明之曰此時

主人仍在門東北面此位雖無主人既有定位故宰由其位北而取幣不履主人之虛位也下賓賄時主人拜於位則在柩東矣

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　少儀云賄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葢賻施於生者若入廟門則嫌施於死者矣賓既不入故主人出以受之

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

羊言左胖豕亦左胖可知豕言豚解羊亦豚解可知互文見義豚解者七體不用右三段所用者左肩臂臑爲一段左肫骼爲一段左三脊爲一段其四段疏謂羊之脊脅合一段非也此雖攝盛而用五鼎然豚解而非體解又以

鮮獸代腊亦示稍異少牢之義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嬴醢四籩棗糗栗脯　祖奠在柩西故饌葬奠與饌祖奠處同故謂亦饌於東堂下南齊於坫則饌處反在北奠處反在南遜矣故惟堂上之奠乃饌於東堂下也豆全用饋食邊則參用饋食與加邊羞邊之實其綍之次疏視啟說尤分明

徹者入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　奠在堂下固無升降但踊之先後則略倣升階降階之節故注言猶也奠設於柩西故言自重北西面徹如在柩東不必由重北矣柩之西北卽序西南非兩處也　下經奠者出注云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亦見奠在柩西

甸人抗重出自道　據注言其官使守視之則抗重者乃給斯役之人甸人不過司其事耳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西面而俟　前薦車薦馬分爲兩節故此時之出亦先薦馬而車各從之至出廟門而駕蓋人挽之以隨馬後也兩馬未駕車而出亦自道者象生人也

苞牲取下體　取下體正也其餘取脊則釋脅取脅則釋脊從便也俎上前脛留肫此外或脅或脊科留其一則每俎各釋三个矣疏因前解羊之脊脅爲一段豕之脊脅爲兩段故於此亦誤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　案職喪掌

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供職喪令之趨其事令之者蓋奉君命而令之也故注云君使史來讀之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功布御柩惟士制耳亦出宮而止至道無矣喪大記云君葬御棺用羽葆大夫葬御棺用茅士葬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賓升實幣於蓋降　升車而居惟以實於蓋上

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　俠羨道之東西而陳也下北上二字另爲句集說以西北上爲句非

賓出則拜送　言出則壙所有帷幕以爲障蔽矣故雖遇微雨亦可以窆

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　見內見外俱分兩旁藏法宜如

是敖氏於器則專藏於見內左旁苞筲等則專藏於見外右旁故與注異反覺方離

主人拜稽顙　始死時主人拜賓於西階此反而亡亦拜賓於西階故注云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亦始死拜賓之位也疏乃援特牲少牢助祭之賓主人皆拜送於西階東面殊不可曉尋常行禮主人無東面拜賓者

記　所記統兩篇

徹褻衣加新衣　此雖蒙上文疾病而言然已指垂絕時矣故鄭於喪大記注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然則此疏以所徹之褻衣爲元端所加之新衣爲朝服本是有理敖氏以褻衣新衣非元端朝服爲後有襲斂等事故此時不加上衣夫

此時加之以明其正終豈與襲斂相妨乎

招而左　疏說爲長上領下要齊用而招向左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以校爲脛則是側置於牀上而足向南面向北也敖氏以校爲左廉則是正設於牀上而足向下面向上也案校字訓足訓柄並無几左廉之訓且如其說不似以几壓足乎當遵注燕几之制想比尋常几略小校閒容兩足所寬無多故得正足使不辟戾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殼縓綌緅純　衣之袂屬幅裳之前後長裳及殼與生人同也衣以緇裳以下膝而緇純裳之不辟而縓綌緅緣與生人異也衣以緇裳言殊混注義精矣

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擘　所以護指也設握男女俱有
設決惟男子右手耳無決之手握則繫於擘有決之手握則
與決繫俱連於擘經記兩下甚分明敖氏乃混而一之
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　小斂之奠不奠注云夕進醴酒明
以後一日兩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
觶俟時而酌　周人大事斂用日出故注引檀弓朝奠日出以
明此殯奠之節而帶引夕奠句非指此爲殯宮朝夕奠也
小斂辟奠不出室　注云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此十字爲
句夫欲設於序西南則必出於室矣惟不設故不出也室中
苟有隙地隨在可辟以此乃辟斂而遷之非改設也敖氏以
室西南隅方空故辟奠於此似矣然以此隅當堂下序西南

之方位則非蓋欲設新奠乃徹舊奠而改設之改設則有定
所序西南是也今不設奠則舊奠未徹暫遷之耳何必拘定
所而倣堂下之方位乎
既殯主人說髦　孔氏穎達曰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
並沒並說之
三日絞垂　敖氏繼公曰惟指主人大功以上亦存焉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朝夕殷奠等則將設後奠乃徹
前奠此饌則旋進旋徹其間少待如平生進食頃耳故注云
進徹之時如其頃
其二廟則饌於禰廟如小斂奠　祖禰共廟則統於祖矣有二
廟者則先禰後祖由近及遠之義也敖氏乃謂柩過禰廟因

而朝之似意不在禰者不敬孰甚焉又謂廟制尊東卑西無昭居昭廟穆居穆廟其謬妄前已辨之注疏皆謂朝禰朝祖二廟分兩日敖氏則以爲同日故云是日二廟皆饌又言朝禰無他事既奠卽適祖然二廟三廟者日力尚可給若天子七廟恐一日未能徧也姑存其說以俟訂

纓轡具勒懸於衡　敖氏曰鷹馬時纓轡皆在馬身既則脫之而置於此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既葬畢當反則不得統於壙而西上矣故在道東而東上一以見其不統於壙一以見其所上往反之各異也

卒窆而歸不驅　三車不先蜃車而疾行也

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巾之　還車後乃先饌於柩東在主人之南不於東方者柩已在下也至還重訖乃奠之於柩西先饌後奠東西各異其處不可惑於敖氏奠在柩東之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三終

長沙王　先謙
湘陰吳宗　寶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四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十四　長洲褚寅亮搢升著

士虞禮第十四

饌兩豆菹醢於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　饌取節於西楹則醢酒在最西鉶以下以次而東當如疏說敖氏謂鉶次在西非也於下經從獻之豆云菹在鉶西亦由此而誤

藉用葦席　古文藉作席注雖不從然亦足見葦席席字非衍矣無冪用綌而不用紒黍稷在下而有席藉祭有苴膚祭取左脅皆變於吉不必疑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南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於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云南面似失之肝俎先

進先進者必近東故在燔東注是也內外塾俱無階敖氏謂有階臆說也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賓中兼朋友公卿大夫則有無未定

主人卽位於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卽位於西方如反哭位 入門之位如反哭則異於朝夕哭位矣

贊薦菹醢醢在北 醢在北從右取菹左撋醢之便敖氏豆上變於席上之說本屬支離此則豆席同上矣乃云神饌之異亦遁辭也

祝饗 事神之辭宏詳事尸之辭宏略注所引是也

祝命佐食墮祭 集說以今文墮爲綏遂欲改綏爲授夫授與綏形猶相似授與墮相去遠矣輾轉妄改失而彌甚

祝祝 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此辭宏用於尸不可易之於神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授振祭嚌之 肺脊不在三舉數中故在遷敦前

尸飯播餘於篚 此言播餘則吉祭不播餘矣見喪祭下咽之少與不侑尸不告飽同意

佐食舉幹尸受 注云飯間啗肉安食氣取其意耳實不過嚌之而已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於篚 尸初受肺脊振祭嚌之左手執之此時尚未飯也至遷敦而祭鉶嘗鉶則奠肺脊於豆矣至

九飯畢則尸還取所奠之肺脊以授佐食佐食受之以實於
篚禮之節次如是注極分明如敖氏說則自祭鉶以後只用
右手而左手始終執肺脊不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
儀
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　受者先拜雖祭禮亦然
筵祝南面　注云祝接神尊對佐食接尸而言
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　離肺二手絕之以祭故先奠爵而後
取肺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絕之
出實於篚　篚在洗東上經有明文疏偶忘之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　注云洗足爵主婦輕也可見
祭祀之事夫死則婦人不與卽喪祭已然矣何況吉祭故內

則曰舅沒則姑老
屏用席　席不能自植疑有物以拄之
記
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　牲未殺故寢於地腊乾物必
置於崇乃無不潔之嫌無不用崇之理亦無不與牲序敖說
非特牲云獸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此云西上俱牲西而獸東
也然則此獸亦東上明矣此之變於吉者以用左胖故以牲
之寢右與東足爲異不在首之所向敖謂腊西首亦非
日中而行事　注云舉事必用辰正統指三虞言日出日入日
中皆爲辰正疏甚明而辰正之中又取質明今以當日有葬
事不得用質明故用日中亦辰正也若再虞三虞祭日無事

必用質明矣集說謂虞皆用日中正與記背
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於階間敦東　此與特牲執事俎陳處
同云敦東明不正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神惠似可
商
棗蒸栗擇　邊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籩注是
也
尸入祝從尸　記有二義一以明迎尸時祝在前而尸在後既
入戶則尸在前而祝在後也一以明陰厭時主人尚若親存
故先入室而祝從之至尸入室則祝以接神故先從入室而
主人從之也集說可參用
尸服卒者之上服　上有上中下三等則元端服有元裳黃裳

雜裳之異各視卒者之等以爲服也敖氏謂服衾弁則三等
之士俱得服之矣緣未理會經文卒者之三字耳
女女尸　疏謂無適孫妻當用適孫妾非也無則甯缺而無尸
不得已或用庶孫妻與
啟牖鄉如初　集說以啟牖爲句鄉如初爲句終未安宜照舊
讀啟牖鄉爲句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　無尸則不設於西北隅注是也敖氏以
上經闔戶如食頃爲陰厭而不主陽厭之說故云亦改設實
非
始虞用柔日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檀弓有明文敖氏故與記
違而云葬虞異日謬甚

明齊溲酒　注以明齊溲酒爲酒而無醴故氏謂有醴無酒葢據郊特牲明水涚齊貴新也以明齊爲醴以溲酒爲衍剛經破注決不可從下云普薦溲酒專言酒不及醴斯可知無醴矣

哀薦虞事　初虞欲其合於祖故曰祫此則欲其合而安故曰虞主無不入廟者安有去就之可度耶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　他字絶句三虞也卒哭也他也皆用剛日也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虞與卒哭爲日既遠其間容有當祭之事故文次於卒哭之下而注謂以其非常令正者自相亞也所以明他不次三虞之意敖氏卽以他指三虞卒哭言訓作改字之意如是則直言用剛日可矣何必贅一他字耶

水在洗東篚在西　水東而篚西略仿堂下直東榮之處矣故注云在門之左未必在西方

哭者皆從　如遷廟序從之次男左而女右

入徹主人不與　齊斬既不與饋則亦不與徹可知應照注指大功以下言

婦人說首絰不說帶　檀弓所云婦人不葛帶間傳所云婦人重帶俱專指齊斬者也若大功以下則變麻服葛矣但哭哭之夕仍麻至祔時乃易葛耳注說未可輕議敖氏以不說帶兼五服婦人言誤觀疏引大功章卽葛九月五月男女俱陳以明大功小功婦人亦葛帶便曉然矣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集說以天子卒哭卽在七月諸侯卒哭卽在五月夫天子九虞則須十八日未必葬皆在上旬也月內能容之耶斯不然矣自此至明日以其班祔另起其文俱專指卒哭之祭言讀者毋爲敖說所惑

將旦而祔則薦　注卽以薦爲卒哭之祭甚的集說謂於卒哭之夕又設薦以告幾於黷矣且祭而告以隮祔因而餞之禮之序也餞而復告不顚倒乎況始死奠以脯醢至反哭則不奠經有明文乃於卒哭後復設脯醢之奠乎此皆於禮必不通者也

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　記文孫婦二字卽以代男子之爾字葢對新祔者而言故注曰不言爾而曰孫婦差疏也敖氏添爾字於孫婦之上不反對皇祖姑而告耶否則不幾稱死者之孫婦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孰大於此妄改記文不待言矣

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脅　貶於純吉故不用體骨非少也注極明既虛右胖不用雖脰脅亦取連左胖者虞不致爵練不旅酬祔在虞練之間容得致爵故主婦以下有俎

用嗣尸　敖氏謂用子行之次於虞尸者非但臆說竝未解嗣字之義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　祝取羣廟之主藏於太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夫士無主則無藏主反主之禮故記無文

中月而禫　汪氏琬曰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
中月而禫康成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間也大祥之後間一
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之說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主祥禫其月而云士虞禮
中月而禫中月月中也若二十七月禫則歲末遭喪出入四
年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二說不同而皆本於禮晉用王肅
義宋永初元年用黃門侍郎王淮言是後皆以二十七月爲
斷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
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益
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
從鄭義無疑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之
父而母先沒者言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四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實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五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十五　長洲褚寅亮搢升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春秋左氏傳卜日曰牲韋氏昭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贊命在左猶祭禮祝釋辭而在左事神之禮宜然與冠不同敖氏改左爲右誤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先儒皆以一卜不吉則再三卜不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曲禮亦云卜筮不過三其廢祭也順鬼神之意也且可思鬼神所以不歆之故而恐懼修省也橫渠謂儀禮筮日不云三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亦足以致聽命於鬼神之意

而祀則不可廢竊謂如是則筮爲虛文且無論從不從而要於必祭亦殊非聽命於鬼神之意矣神其饗諸乎恐未然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　祭前三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兼宿賓前一日視濯經文次第疏解最分明集說謂筮尸及宿尸宿賓同日則與眡濯止間二日不得云前期三日之朝筮尸矣非

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　經不言門之左右東西則當門可知注義爲長當門辟大夫也不南面辟君也

楹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獸橫而牲縱也北首而東足則寢左矣吉祭用右胖故寢左凡不用之胖寢於地

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　少牢之豆籩及篚自東而至西此則自北而至南彼橫陳此縱陳也云在西堂有西堂則有西房矣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蓋東房北一架無墉通於東夾室總爲東房也一架之前爲東夾室又前爲東堂亦名東廂

賓及眾賓卽位於門西東面北上　注謂不蒙如初以宗人祝不在固然已餘若公有司則在門西北面東上之位私臣則在門西北面西上之位俱與前筮時異位故不言如初也

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　敖氏欲改再爲一謬也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則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乎下經主人拜賓如初亦同

東北面告濯具　洗者則告濯不洗者則告具注意賅敖謂所濯者已具偏矣

請期曰羙旨　敖氏謂東北面告兄弟可不必

南面視側殺　天子諸侯饋食前有朝踐薦毛血之禮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惟視殺而不親殺非特以辟君故

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　云二列惟以執事分左右也主人主婦俎雖亦在然終不可目爲執事俎

佐食北面立於中庭　在阼階前南北之中也不惟稍西於宗人而更在南矣敖氏所云立位適當碑處非鄭義也其云佐食以同姓爲之則是佐食之旅齒於兄弟同姓可知矣若少牢佐食則以異姓爲之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　李氏如圭曰賓不偶主人者左人當敖賤者之事也敖氏曰長賓在魚鼎右次賓長在腊鼎右吉事除鼏於外凶事除鼏於內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　注言主人親舉執畢導之是解引導先入之故此意輕又言既錯又以畢臨載備失脫是解南面而立之故此意重敖氏乃謂執畢所以教導其錯鼎之處如此則隨用他物可矣何用畢而又安可南面以指教主人哉

祝命挼祭　揆士虞禮則祝命佐食也此注云詔尸似與彼異

然祝詔尸挼祭佐食卽取黍稷肺挼尸矣實一也下經云佐食授挼祭則挼祭卽指祭物而佐食授之授與挼兩字兩義敖乃混而爲一而云授誤爲挼謬挼此及士虞禮疏則注中讀同耳下當有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十五字俗本脫之

設太羹涪於醢北　遹纚醢不逼近豫留羞四豆之地

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於腊北尸三飯　按振祭者以牢肉擩於醢既擩振之乃祭此卽周禮九祭之一嚌後以左手兼執肺脊以右手先取肺食次取脊食注所謂先食啗之也略食後仍左手兼執至將食庶羞乃實於菹豆焉經言乃食目下事也卽食舉也舉兼肺脊疏專謂食肺敖以爲一飯俱非設肵俎乃三飯此三飯前之節次

佐食舉幹　特牲尸俎無正脊故注云幹長脊也

尸實舉於菹豆　士虞禮亦然故彼注云尸食之時亦實肺脊於豆

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　依少牢庶羞四豆兩敦兩醢則士亦當然而注以爲牖炙敦醢者蓋庶者多品之名大夫兩敦兼用羊豕則不得云寡故彼注云尚牲不尚味士惟得用豕苟兩豆皆豕敦則非庶羞之義故卽取豕肉爲牖爲炙爲敦以示多品而實未嘗踰牲也既有三物一醢足矣經云有醢見醢止一豆也注極精細不可破

舉肺脊加於所俎反黍稷於其所　注言尸授佐食者取於菹豆而授之也觀此則知士虞禮尸卒食佐食授肺脊尸亦取諸菹豆以授之矣豈左手執以卒食而授之於其手平敖氏於此不得其說乃曰尸自取以實於所俎文蒙佐食而曰尸自實則黍稷亦尸自反耶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　孔氏穎達曰主人獻尸用角角四升佐食洗散獻尸散五升是尊者小卑者大也

右取肝擩於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　尸於從獻之肝燔不加於俎者以此俎徹後猶設於西北隅不可以食餘之物加之也祝俎無嫌故可加之

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　李氏如圭以內則孔疏維持之義解詩字足補注未備挂者以右手挂左袂於左手小指間乃屈小指以禁持之

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　庭筵惟一角主人獻佐食已實於筵矣故敖氏卽指此經之爵爲爵也或曰內筵亦有角經不具耳如主人用角獻而主婦反用爵則失尊卑之義說似優

祝贊邊祭　士惟二邊皆祝贊大夫四邊則尸自取其二而祝贊其二

佐食挼祭　佐食已挼之故主婦僅撫之而已敖氏欲異鄭不挼而祭於地之說乃改挼爲授而云授祭謬

獻祝邊燔從如初儀　敖氏曰主婦當更洗於房中以獻祝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　第言贊豆籩亦可名豆
也既授兩豆復取兩籩於房授之凡設豆籩等必向席設主
人席西向故注云東面設無西面設之理集說非也
取肝擩於鹽坐振祭嚌之　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曰坐振祭
豈兩處皆衍乎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燔亦如之知凡
從獻之肝燔必興而取坐而祭經言坐祭正見其興而取也
敖氏謂坐字衍謬
薦脯醢設折俎　陳氏祥道曰尸牲體九祝三主人主婦五佐
食三賓一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眾賓而下皆殺
然此尊卑之辨也
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於篚　獻內賓內兄弟之

先後經無明文觀注云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知先獻內賓
而酢者惟長一人矣主人酢畢出房主婦乃洗爵酬內賓之
長爲房中旅酬始獻必主人統於主祭也酬必主婦以洽歡
心男女之倫不可黷也
嗣舉奠　不論適否凡爲後者卽是集說專指適太泥
尸舉肝　卽向加於菹豆者尸親以授舉奠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　此旅酬之始尸及主人祝
不與旅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觶以酬宗婦
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　毛氏萇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　旅酬無算爵同酌下尊
而注一以爲神惠一不爲神惠者蓋旅酬尸奠爵以待卽神

惠也此賓主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於尸無與故不爲神惠而
同生人禮也注不誤
佐食分簋鉶少牢之養資黍於羊俎兩端此何嫌分黍於會
乎集說謂以簋分簋實不必從
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祝命嘗食爲句命之養也養者舉
奠許諾爲句養者長兄弟也在舉奠之上以昭穆爲序也
佐食授舉各一膚自歸尸外俎釋三个體骨已無存所存者
膚而已
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注意以尊者之薦俎不
可與他人之薦俎並徹也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凡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

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按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蓋指宗子
爲殤者有陽厭蓋指凡殤本分而言之曾子誤會以爲惟成
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殤
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
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答則成人
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爲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
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矣故注以奧
之祭爲陰厭改設之饌爲陽厭也且前之告利成事尸禮畢
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此告爲贅矣陸氏
佃吳氏澄敖氏繼公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
堂下俎畢出賓俎有司徹歸之不自執以出當遵注

記

執巾者受 少牢禮授尸以手受尸以簞

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 兩壺者備主婦及內賓旅酬各酌也注云其尊之節亞西方蓋謂堂下西方兩壺設畢卽設房中之壺也敖氏曰內賓立於尊北蓋取尊爲節其實位已定於未設尊先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按集說謂主人既酢內兄弟主婦則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取之奠於右及兄弟舉旅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觶以酬主婦主婦以酬次內賓云云此大謬也凡主賓相酬之例萬無卽以其人之爵還酬其人之理況又脫去宗婦之少者舉觶於其長一節如此則房中旅酬止行一觶而無兩觶矣有此兩誤不可不辨

注甚密宜遵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賓出送尸而入反位於此記見之

敖氏前云賓自執俎出以授人旣則復反其位兩出兩反不已數乎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魚十有五腊如牲骨 脡脊在中尸無脡脊故注曰脊無代脊在前尸無代脊故注曰脊無前大夫豕脅膚五此三其爲貶固已然貶亦不得過三蓺二陽厭一若再少不敷用矣士虞禮膚三取諸脰脇非脅革肉以不主食味故亦止用三

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 髀也脡脊代脅也尸

所無者用之於祝俎
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殽
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殽折脊脅膚一離肺一左肩太貴故
阼俎不用而用左臂左殽折太卑故用之於佐食俎而主婦
用右殽折
賓賔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雖折去殽猶得賔名
者以殽與賔可析可合也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　右胖已
用盡左臂左殽亦已用於阼俎執事俎所謂殽脅取左肩左
肫左膚及脊脅餘骨也春秋傳之殽脅對全脅而言卽體解
也此之殽脅則任用各體之骨而已脊脅用一骨亦得稱殽
脅名與傳同實不同也按尸俎九加可俻者二爲十有一主
人主婦五加可俻者二爲七祝三加可俻者二爲五賓長兄
弟佐食亦三而不加餘則殽脅而止一此尊卑隆殺之辨也
陳氏祥道言之尚未密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五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　實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六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十六　長洲褚寅亮搢升著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而命數禮儀則異故天子大夫得用索牛而諸侯大夫止用少牢也郝氏敬因此乃謂非定特牲爲士少牢爲大夫謬矣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故郊亦用特牲而並不以特牲名其祭非但有牛豕之別而已安可混而同之

筮於廟門之外　卽冠禮特牲禮之閾外

史朝服　雜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葢筮史是大夫家臣本服重服因筮而改爲不純凶之服據此則大夫之臣兼有卜筮等官也故此經注云史家臣主筮事者未必以公

有司爲之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　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者如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尼父是卽以字爲謚也疏云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蓋謂上旬有丁亥己亥則用之無則用丁若己而不必亥矣非謂無丁亥己亥遂廢祭也注可商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疏云遂述上主人之辭謂之述命者卽述上主人曰以下辭也又云述訖乃連言曰假爾太筮至尚饗者此節經文是也乃命筮也孝孫某至尚饗先後兩言之故曰述命與命筮同爲一辭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　大夫蓍長故筮者立而卦者坐士蓍短則筮者亦坐矣此經言坐著其別於筮者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　此乃字指同日官戒總言之也命滌命爲酒則擇其急當預辦者抽出命之酒卽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

宿　筮尸後先宿尸後宿諸官

前宿一日宿戒尸　下筮辭云以某之某爲尸則是先已擇定爲尸者矣特決之於鬼神耳所宿戒者卽筮辭所指也或惟恐不吉則更備二人然則所宿戒者三人止矣三人不吉甯廢一祭不可無尸祭而無尸是殤其祖禰也可乎哉

既宿尸反爲期爲廟門之外　主人親宿尸卽使人宿賓雖略有早晚然於宿尸而反始爲期則所宿之賓先後續至可共聞矣故注謂惟尸不來集說云是時所宿之人皆不在宗人退乃宿賓大非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脊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　按國語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脅王公立飫有房脅親戚燕飲有殽脅陳氏道祥以爲全脅豚解也房脅體解也殽脅骨折也尚未明晰蓋體解卽是骨折故亦名折俎安得分而爲二全脅與房脅皆豚解也但全脅則左右胖全體合升房脅則只升右胖祇在全與半之別又安得以體解爲房脅至於殽脅乃體解而骨折之耳其云腥其俎謂豚解而之爲七體孰其殽謂體解而孰之爲二十一體此則分明十一體當數髀而去觳蓋觳附於骼可析可合不得爲體矣明言髀不升則髀是體之一安得去之而取觳乎疏未是陳氏亦同誤

司宮設罋水於洗東　士尚用他器則士昏鄉飲特牲諸篇必一見以明其異矣而俱不言則用罋同也

改饌豆邊於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邊之實　注云更之爲威儀多者對士不改而卽實於其處威儀略也凡大夫與士禮之異者或取尊者禮盛而威儀略或取大夫上避君士卑不嫌同君各有攸當參觀兩禮以意求

之可也

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　大國之孤則服弁故禮曰大夫弁而祭於己指孤也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於洗長朼　士親朼則主人與賓也大夫不親朼則朼者長賓及衆賓也故注言長賓先次賓後也

然則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二人升魚腊膚卽載者也出之於鼎謂之朼載之於俎謂之升敖氏誤以升者爲朼者故言佐食等卽賓也經明言遣賓明言長朼如何以佐食等當之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於肵俎　觀此經可見升卽載矣朼者非佐食矣羊心舌在羊鼎豕心舌在豕鼎敖氏謂俱在羊鼎則味雜矣

午割勿沒　十字割之不絶中央少許

佐食遷肵俎於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　觀此經又可見朼者各當其鼎而不動載者則執俎以往來矣注云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謂先定體物尊卑之數然後以次載之非謂升與載異人也須善會

右首進脅　右首與生人同惟進脅爲異進脅則寢左矣敖謂自載者視之爲右首非

主婦被錫衣侈袂　當依注被錫讀爲髮鬄爲句衣侈袂爲句錫衣侈袂爲句而云錫緆通皆當作緣緣緣內司服職云緣衣素紗是也其意蓋以士妻自祭

辟助祭之褖衣故服六服外之綃衣若大夫妻自祭辟助祭之展衣尙可服褖衣不必服綃衣故以錫衣爲褖衣似也然則竟服褖衣可矣又何必侈其袂侈其袂則失六服之本制矣細思經未安不如仍遵注義所以侈其袂者以與士妻同服綃衣不得不稍異其制又以綃衣在六服外其尺寸可隨宜增減弗拘一定也

敦皆南首　敦與簋之首足皆在器身不在蓋

祝酌奠　此時尙未設鉶注云奠於鉶南者蓋遙繼韭菹之南而中虛其處以俟設鉶也故預指鉶言之

食舉三飯　初食以三飯爲節則須連飯不容於一飯之後別食肺脊而後三飯亦略同先食肺脊而後三飯此經於食舉上不言乃食於食舉下云三飯斯益明矣敖氏必欲立異謂先一飯而後食肺脊遂以特牲所云乃食以當一飯於此經則不可通矣乃曲爲之說曰不言乃食文有脫漏夫以臆說解經至遇不可通處則曰有脫漏亦何不可之有

上佐食羞骼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　骼有羊豕又有醢亦云庶矣故不必有膮膮以備味

佐食受加於肵橫之　牢肉與魚同加一俎故肉橫而魚亦橫若縮則礙後加之物矣經明言橫之敖反云縮俎不可解肉本橫今仍橫魚本縮今則橫故注謂異於肉賈疏釋注意極明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肵　尸取於菹豆以授佐食也食舉時經無尸實舉於菹豆之文而此云佐食受尸由後可以明前也然則士虞禮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知前亦奠於菹豆矣敖氏欲護前說故云言受明尸未嘗奠之也豈有左手執肺脊至十一飯之久而始終不釋乎且此何義也郝氏敬誤同

上佐食以綏祭　綏亦當如注作挼不當如敖作授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士與大夫嘏辭同惟首句及承致二字當易耳來當依注讀爲釐賜也陸德明釋文讀同上言致福下言賜祿義自別非複也

薦兩豆菹醢　饋食之豆葵菹蝸醢其常也祝用其常故經不著以可知也若主人主婦用韭菹醢醢則必明言矣當從注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於尻　祝兼五俎實尊於他執事也牢及腊髀皆尸所不用者魚橫載亦以與牢肉同俎也此疏未明

祝祭俎　注云不盛是解經不言嚌之意敖氏云亦嚌違經不可從

佐食祭酒卒爵拜　祝既不拜卒爵則佐食亦不拜卒爵可知

敖氏謂拜字衍此則可從者也

俎設於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　按下篇不儐尸之禮云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脅皆如儐則佐食有薦可知故敖謂

不言薦文略注言有脊而無薦遠下尸似未然

有司贊者取俎於篚以升授主婦贊者於房戶　於房戶就尸

相授受也敖氏欲改戶爲東謬

易俎於篚以授主婦於房中　仍有婦贊者爲之授受敖氏有

司贊者與主婦親授受之說不可從

主婦洗酌獻祝　敖氏曰爲贊者終其事不可解

祝命佐食徹脀俎　注云其本爲不反魚肉耳意蓋謂禮不反

魚肉故設脀俎以代正俎然而脀俎之實卽正俎之實故可

兼取以實尸也疏未明晰

兩下是蕡　設俎上端在北下端在南賓長蕡上端黍衆賓長

蕡下端黍各居其右也

主人西面三拜蕡者蕡者奠舉於俎皆答拜　西面之蕡者若

如敖氏說亦西面拜則背主人矣依注南面爲得蓋主人拜

時東面之蕡者必起立西面之蕡者必避席而向南如是則

主人與四人之拜皆得相向矣奠舉於俎蓋仍奠於膚俎也

物各有俎不可亂就近俎之說亦未是

司士進一鉶於上蕡又進一鉶於次蕡又進二豆湆於兩下

羊鉶進上蕡豕鉶進下蕡羊湆進賓長豕湆進次賓長

皆不拜受爵　注云大夫蕡者賤蓋對士蕡者爲嗣子而立文

敖氏云皆不拜受爵人多恐重勞主人一一答之非制禮之

本意

上蕡止主人受上蕡爵酌以酢于戶內　坐尸位繼尸嘏尊矣

故酢主人不親酌注疏俱是未可破

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　出出廟門以不與賓尸禮也退送而還入廟門也三養則不送上養則送而不拜尊卑之差也如以爲出室何必送耶此時賓有司等皆暫出以俟徹俎掃堂畢而復入故鄭於下篇議侑於賓注云是時主人賓有司已復內位其不與賓尸禮者則出而遂歸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六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賓　校

儀禮管見十七　長洲褚寅亮搢升著

有司徹第十七　賓尸於堂室中無事矣故凡室中之器物皆令有司徹之而卻以名篇

乃燅尸俎　賓尸時無祝與佐食之職若仍與焉則列於眾賓而不得仍其故俎矣其故俎當留以歸之矣斯時更爲設俎同於眾賓與抑竟不爲設俎與祭統云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更設則重矣不設則虛矣設故俎則非其名矣事有難行故注決爲不與賓尸只燅尸俎也上篇言上養興出主人送之曰出明不復入廟也若復入者不送敖氏以出爲出戶送爲送其出戶臆說耳

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於其上皆縮俎西枋　羞羊匕湆豕匕湆者皆次實注偶失檢以爲司馬司士故疏辨之又益送二俎無論先南先北祇可以匕與肉分不可以羊與豕分羞方其羞羊匕湆時羊肉湆俎卽當載而俟故可踵進若仍俟羊匕湆之俎則羞之也遲非敬尸之道注亦當酌

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　先在階下執几而升異於常禮

上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於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於南昌在東方　正祭時韭菹醢醢葵菹蝸醢參用人君朝事饋食之豆籩至儐尸去葵菹蝸醢易以昌菹麋臡則全用朝事之豆籩矣以非正祭且祇用其四故不嫌也

載右體肩臂肫胳臏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於一俎　上經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注謂南俎羞羊匕湆羊肉湆北俎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貴於豕則是以南爲上也益送二俎亦同四正俎以南爲上侑卑於尸故下經侑俎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侑俎在北明尸俎在南矣然則此經注羊鼎西第一俎指南俎而言之故疏以爲在侑俎南也敖氏則主北上謂第一俎應在北蓋據下經羊肉湆載於南俎之文以肉湆在南則匕湆在北湆重於肉北上可知故四正俎亦當北上北上俎與鼎

相順也南上俎與鼎相變也注所以不取相順而取相變者以鼎止三而俎有四又每俎俎實各鼎俱有並非依鼎載俎故不必順鼎之序也兩說俱通而順鼎爲勝李氏如圭曰所異正祭俎者脊脅腸胃祭肺皆一無舉肺且折分其臑也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嗇肺一載於南俎　載於南俎蓋酒北俎以羞羊匕湆也此俎未必先以羞羊匕湆侯其既反而後載羊肉湆

司士朼豕脊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胳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嗇肺一載於一俎　羊臑折豕臑不折故注云臑在下順羊明非以折故而退在下也集說言豕臑亦折誤夫羊臑之折以分用於羊正俎羊肉湆俎也豕無正俎折此臑體將安用之

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於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於一俎　祭肺舉肺皆有方爲備今尸則兩者兼有侑則雖有二肺而俱是切肺無舉肺故注云不備禮敖氏以爲侑無羊肉湆故以豕之祭肺代舉肺說殊難曉注又云用左體侑賤夫右體畢載尸俎侑以下止得用左矣獨言侑賤者蓋賤則不妨明言左體若主人尊雖用左體亦空其文不言左注蓋對下阼俎而言

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於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胃一嗇肺一載於一俎豕脊一脅一膚三嗇肺一載於一俎　敖繼公云侑正俎用肩主人加俎用臂示不相統之義未

聞用俎實而論相統不相統者也

主婦俎羊左膉脊一脅一胃一膚一嗜羊肺一　祭肺舉肺兼有爲備禮尸俎阼俎是也缺其一卽爲不備俏無舉肺主婦無祭肺是也同一不備而有祭肺者爲隆以其事神之禮也有舉肺者爲殺以其生人之禮也今俏有祭肺主婦有舉肺故注云下於俏

尸俎五魚橫載之俏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膾祭於其上

凡羞魚之法其乾魚皆縮載於俎橫設席前魚於俎爲縮於席爲橫矣自進者而言爲左首自席而言爲右首矣故疏謂載魚皆右首也祭祀與生人禮同也其異者祭祀寢左而進腴食生人寢右而進鬐耳若濡魚則橫載於俎於俎橫則於席縮矣故得進尾而冬夏又有右腴右鬐之別天子諸侯繹祭及上大夫儐尸旣異正祭又異食生人進腴則疑於神之進鬐又疑於人之故雖非濡魚亦橫載於俎以示變正祭牲體橫今亦橫先後同魚則正祭橫而今縮先後異是以注云異於牲體彌變於神也

卒升　此專指尸羊俎以爲下文行禮之節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　上經尸北面拜受爵執之於手俟主婦設豆籩賓長設羊俎乃升設俎之節卽踵於設豆籩後不相隔

尸取籩薦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　籩薦在北近故自取白黑在南遠故贊授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　疏匕大于挑匕可知敖氏曰左手執左廉乃縮之是授受時橫執也二手執挑匕枋不游手也

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　必祭湆者猶祭鉶之意也尸左手執爵仰右手受匕枋以祭而嚌之匕中尚有餘湆如何更能覆手授人手一反覆匕欹而湆流矣未詳

拜告旨　特牲正祭故告旨時主人先拜此則儐尸故尸先拜而告旨與飲射同

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

於俎司馬縮奠俎於羊湆俎南乃載於羊俎卒載縮執俎以降

授賓匕湆卽啐酒告旨而司馬已羞羊肉湆在俄頃間可見不能俟其俎也縮奠俎於羊湆俎南楊氏敖氏皆以湆爲衍張氏爾岐曰當作縮奠湆于羊俎南張說爲長觀下羞阼俎羊肉湆節曰司馬縮奠湆俎於羊俎西此條經文似應與同也

次賓羞羊燔　燔俎預陳于內東　塾不在益送二俎內疏及李氏如圭說並誤

醢在南方　當遵注正饌統于尸之說無豆席相變義下主人豆則循右菹左醢之常矣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　祭時受酢則有子道故不設席儐尸

受酢則有主道故卽設席然不與尸侑之席同時設者猶尊尸也

司馬羞羊肉湆緇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　此羊匕湆羊肉湆卽用羞尸羊匕湆羊肉湆二俎奠而卽舉當在右此在左故注云神惠變于常敖謂避肉湆俎蓋陰破注意實非也肺卽羊肉湆俎之嗜肺

取一羊鉶坐奠於韭菹西　卽饋黃之北

祭糗脩　亦自取糗贊者授脩安得改祭爲取

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　言如則初亦雍人授疏匕與俎可知集說謂不復授之與經違矣初獻羞羊亞獻羞豕禮之差也此用羊匕湆俎

司士羞豕胥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　此用羊肉湆俎此經及上受羊肉湆條敖氏皆云尸亦奠於左蓋因已避羊肉湆俎之說而附會于尸其實尸奠于右照生人飲酒禮若于左經必明著之

坐奠糗于籩南脩在薦南　尸之糗脩不以東西相次侑之糗脩不以南北相次俱與初設之邊相變

司士縮執豕胥以升　此羞侑用羊匕湆俎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　郝氏敬曰尸酢主婦必待致爵後者尊主人使得先獻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　主人降位本在洗東北則更在東榮東矣以

阼階東直東序在洗西北今于

尸不與已行禮故不立常降之位也下升時主人立東楹東侑立西楹西俱非常位可識其意降階西而稍南則向東西行俱便不特侑爲然特于侑見之耳洗東北東字不誤西階西南南字非衍敖氏俱以臆測

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　特牲禮尸酢主婦入卒爵如主人儀主人固坐而卒角矣則主婦亦坐明矣今尸酢主人主人坐卒爵尸酢主婦主婦立卒爵故注云不坐者變于主人也敖氏謂立卒爵者乃婦人常禮豈特牲主婦受酢如主人儀者亦立卒爵乎

尸奠爵于薦左　賓之獻爵將行神惠故奠於左舉者于左也下主人之酬爵同飲酒禮則不舉者于左矣故亦奠于左奠

左雖同其義則異疏極分明

乃羞　庶羞中有膮臐胾醢醢而無腊當以此注爲正

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　尸侑在西居賓位故助祭者雖名賓亦統于主人而在門東答壹拜惟少牢衆賓爲然敖氏因此遂改特牲再拜爲一拜謬

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　在其右賓亦北面也脯東醢西仍依右手取脯之便此固無席也敖以爲亦取席豆相變之義未免護非而近鑿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　凡酌酒必就尊所注謂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樽宰夫酌授于尊南者以經無授受之文故明之樽庋尊四周有餘地可以置爵獻衆賓而主人代酌以

示尊卑之義非憚煩也

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脊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脊體儀也　經于辯受爵下然後言薦脊設于其位集說乃謂薦脊每獻卽設違經不可從儀亦折也不過少耳于少之中又分貴賤故曰儀其一體兩分者則正名折下經先生之脊折是也此衆賓無之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　特牲注云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此經注云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立言雖有輕重義實一也蓋助祭之賓本卑於飲射之賓也敖氏謂賓辟尸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夫此日之賓與尸尊卑懸絕何所嫌而辟之注義爲長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　上經獻衆賓則曰宰夫贊主人酌下經獻私人則又曰宰夫贊主人酌獨此獻兄弟不言贊酌則主人親酌明矣注云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最得制禮微意敖謂此亦贊酌違經駁鄭舛矣

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　此經有兩義一以明位本在此發此位而升堂一以明第升受而不拜故注兼解之

其先生之脊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　賓雖用骼而全長兄弟雖用肩而折故直名之曰折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　大夫言私人本臣也而反謂之私人士言私臣本非臣也而反謂之私臣也注闡禮經稱名之旨精矣微矣私嫌也言私臣所以定分也

人之長所謂貴臣與無公有司之獻者有無未定也

司馬羞湆魚　敖氏謂司馬當作司士不敢妄改經文姑闕其疑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　羞時橫載故載于羊俎亦橫之可見儐尸之禮魚橫載矣

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　主人獻賓則就西階賓致爵主人則就其席而拜於東楹東皆賓主不敵之意于尸無與敖氏必曰辟尸何也與主人自酢條同誤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　此在堂上而行儐尸禮矣何得更因室中事神之禮敖說非

尸升筵南面答拜　因前賓獻受爵時而位

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　反位　皆降者舉觶一人也反位舉觶者反西楹西北面東上之位

侑奠觶于右　神惠右不舉注明之矣上主人酬尸尸亦不舉而奠於左者酬是酬賓之義不可行于獻尸故循飲酒不舉之常說已見上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　尸侑同受二人之觶

侑則奠之尸則執之爲旅酬始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　私人之長拜于下則兄弟之長答拜于上矣禮無不答也兄弟之長已不殊矣升受者非殊私人之長也蓋自是則行酬于下也

以之其位相酬辯　明酬而自飲者則在堂下酬而酌送者則

以之其位也此後受酬者皆然皆有拜受拜送之儀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此時房中行旅之節主婦酌觶以酬內賓之長奠之及兄弟相酬時內賓之長乃舉奠觶以酬宗婦之長以次而辯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　後生酬人者也兄弟之長受酬者也受酬者在右而今在左是居後生之西而辟主人在東之位也故注云辟主人

指長言賈疏凡獻酬之法主人常在左左字恐是右字之譌

爵止　此爵兄弟長亦暫奠於左俟後與主人酬賓之觶並行

爲無算爵始故注云相待

賓長獻于尸　敖氏謂上篇賓觚于篚爲此時用葢破注不用觚之說可通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　上衆賓長獻尸是加爵此次一人舉觶爲第二番旅酬各有所爲注云上言無滛爵不止互相發明其義未詳

若不賓尸　上大夫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漢儒舊說相承已久必有所受非有以明破其必不然未可輕議若夫攝主不賓尸之論康成已辨其非矣郝氏敬曰賓尸故室中之事簡堂上之禮備不賓尸則室中之事詳

腊辯無髀　右體盛于肵俎而連三脊其存于正俎者左體五脅竝三脅共八體也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　注云不言魚俎主于

尊義已明矣敖氏又何必改羊爲魚耶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　髀不升則尸俎無髀可摭祝俎安得取于是乎且所摭之骼安所用之故注疑爲祝用骼也豈賓尸用髀而不賓尸用骼與

其綏祭　綏當依注作挼不當如敖氏作授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　其薦脅皆如儐　敖氏据此而言祝俎髀然經言如實不盡如卽如上經洗爵酳尸無四簋與儐尸異而亦云如儐可見矣

祝易爵洗酌挼尸尸以醋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　注云爲不儐尸降崇敬降字略讀言既不儐尸而降其禮矣故受醋必俠拜以崇其敬也

宰夫薦棗糗　內子尊祝卑故與特牲主婦自薦者不同

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楊氏復曰自主人酳尸以下其節大率與特牲禮同惟不致爵于主人爲異

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　此與儐尸禮之阼階上北面拜其義一也皆在主人之西南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　此條集說有二誤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曲禮有明文因欲固執席饌相變之論而下文云菹在南方則其說難通矣遂變而言曰席雖東面亦宜北上而不顧背曲禮文一誤也既謂此席宜北上則拜者極于席末宜在席南拜也又欲回護前宗婦不改東面之說因曰不拜于席南以其切近于宗婦故此又自相抵牾二

誤也注云席北東面者北爲下止三字耳而已證明曲禮南上之說復見拜者恆于席末之義何等簡明

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儐尸者羞于侑不儐尸者羞于祝故注云祝猶侑也

賓長獻于尸尸酢　亦無長兄弟加爵之儀同儐尸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　賓受主人酢後主人卽酬賓賓奠而不舉兄弟弟子乃舉觶于其長于是賓與長兄弟交錯其酬徑行無算爵疏所以言不賓尸止行無算爵無旅酬一節者蓋儐尸禮賓三獻後二人舉觶于尸侑侑不舉尸行一爵爲第一番旅酬又次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爲第二番旅酬此皆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而酬者也至第二番酬後然後言賓及兄弟交錯其酬于是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之黨選相往來惟己所欲不醉無歸所謂交錯以辯也今不儐尸經文並無二人舉觶于尸及次賓舉爵于尸兩節事但言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故決其無旅酬也或疑著無算爵可該旅酬不知旅酬爲行禮大節可該無算爵無算爵不可該旅酬若有之斷無遺其重而反著其輕者

儐尸則賓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　儐尸者賓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是室中之事將竟俱此不儐尸則利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

以祝之奠爵爲節也

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　祝入以命徹故也主人此時無事不入至拜嘏者時復入

有司官徹饋　注云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養尊也解所以佐食不徹而有司官徹之義以其親養尸餘尊之而不使徹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　當如注以上下兩句分言房中室中之饌

附笙詩有聲無詞辨

康成于儀禮注六詩曰今亡其義未聞至其箋詩則曰孔子時俱在耳篇章俱在于此至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又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可改之則是康成注禮之時未見詩傳故云義未聞其云今亡又可見此詞本有而後亡並非謂本無其詞也自劉原父創爲有聲無詞之論朱子本以注詩鄭漁仲又大暢其旨後之遵是說者蓋什有八九矣以愚言之古人斷無有有聲無詞之詩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先有詩而後有歌既有歌而後有聲律明矣苟無詞則高下長短疾徐之歌節

何自而生而又何所依附以播之五聲十二律乎卽如後世曲調之名亦必先製本詞以其詞意爲曲繼乃以曲爲宗舍本詞而塡以他詞任人之意爲並非無詞而空製調也當初製此曲時或喜或怒或哀或樂詞皆抒寫其意所欲發卽詩言志之義也至取其調而塡以他詞則祇期其合調而已喜怒哀樂竟有同用此曲而與本詞絕不相似者矣故人必聽其曲中之詞然後知其意而未可卽據其調以定其爲喜爲怒爲哀爲樂也今云六詩皆有聲無詞則雖或有節奏之譜不過空調而已其閒美刺勸懲俱不得而知孔子果何所取義而必錄之以垂後乎然則此六篇者必有其詞自公卿以至于士人人童而習之雖不必形之于歌而聆其節奏卽識其中之詞與義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自生此卽以匏竹代人歌也非無詞也且不特此而已先儒于南陔六篇則曰此以笙吹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錄也于九夏則曰此以金奏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刪也既皆無詞矣其閒得失之義何所區別乃一錄而一刪乎此尤不可通之論也夫詩未刪以前固亦多矣有至孔子時已亡者商頌七篇之類是也有爲孔子刪者麥秀貍首之類是也有詞故有未知其爲刪爲亡者茅鴟驪駒之類是也詞亡故有本爲孔子所錄至後而其詞亡者則南陔六篇是也至于有聲無詞則無論其錄者刪者逸者而斷乎其必無也夫六詩既皆有詞則何以鄉飲酒禮曰樂燕禮曰奏而俱不曰歌曰此所以明堂下

之樂以人氣代人聲也葢有詞而不用歌非無詞而不可歌也考之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宮燕禮之下管卽此堂下之笙也如曰無詞則何以左氏云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乎于新宮之有詞而享時祇以管奏卽可決南陔之以笙奏並非本無詞矣詩中無九夏者或義無關于輕重皆在所刪之列未可知也若呂叔玉之言取其詩中之詩義而不舉其篇名康成雖引之而意已不謂然然則非定論矣若韋昭之注國語既以爲肆夏又以爲樊古人命篇必不若是其繁稱無當更不足據要之九夏亦皆有詞者也卽如賓出奏陔苟無詞何以明其終日燕飲酒罷而不失禮乎但亦祇用金奏而不用人歌耳

拜下解

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見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莫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覲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覲禮載受玉之節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葢先拜于下王辭之已拜而若未拜故升而復拜以成之堂下堂上有兩番拜也其聽事之節亦同受玉至于行享則直于西階前再拜稽首王不辭諸侯亦不復升堂成拜故注云王益尊諸侯益卑謂是天澤之分應耳此諸侯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公食大夫禮賓至公再拜賓降

西階東答拜公降一等辭雖辭而仍拜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所以升而不拜者謂拜于下矣禮已畢也命之成拜者以非己臣不敢當其下拜也命之而復拜亦兩番拜也聘禮私覿行禮亦同蓋禮莫重于拜至也至告饔具禮稍殺矣故云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蓋下堂欲拜而已辭辭而止升乃拜拜止一番故不言成拜也其拜加饌與侑幣之節亦同食禮既終賓遂降階北面再拜稽首公不辭者明禮有終而將出不敢重勞賓再升堂也雖不辭之不可不降階再拜以答之示謙也此外臣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其有不下者惟聘禮醴賓受几于階上再拜稽首則以主君之禮未成故也若本國之臣與君行禮則燕禮所云是

也大射儀亦略同燕禮君使宰夫爲主人以行獻酢酬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爲主人則疑于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滕爵降拜不辭亦正臣禮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冨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既醉而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媵之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實媵爵于公奠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稍殺時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

無算爵時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君惠于時受公爵者
惟于席下再拜稽首蓋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一見
而已（燕見侍飲受君賜爵亦止下席拜以非正行禮故不數）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者
俱兩番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以不同者
何也蓋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也緩辭之緩故拜乎下而復
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
升拜朱注所云指行禮最盛時言然而稍殺一節亦不可略
蓋不因稍殺而遂可不下堂也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
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
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爲泰也固宜
惟路寢及廟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治朝外
朝俱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
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

旅酬考

旅酬之禮統言之則均名旅酬析言之則又有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于有別之中而其所以別者考之諸禮又各不同如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嘉禮也飲射有賓主黨故旅酬時專及賓黨順序以酬至無算爵而主黨始與交錯以酬燕禮大射君尊臣卑雖命大夫爲賓而不分賓主黨故旅酬時自卿至士一獻一酬相間以次而徧至獻庶子後行無算爵亦自卿至士以次而徧以執散爵者酌而行之不親相授受是燕禮大射以無賓主黨故無交錯以酬之節與飲射不同也特牲少牢吉禮也固各分賓主之黨而旅酬與無算爵亦自不同特牲則始行旅酬卽交錯以終至無算爵亦然但其別也旅

酬第一番賓舉主人所酬之爵交錯相酬第二番長兄弟舉弟子所進之爵亦交錯相酬是兩番之中各行一爵也無算爵則賓與長兄弟各舉弟子所進之爵錯酬以徧是一番中並行兩爵矣此特牲禮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也少牢賓尸禮其旅時則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相酬不交錯至無算爵而賓主之黨始錯酬此其別在順序與交錯也與特牲又異也若夫止有無算爵而無旅酬者惟見于少牢不賓尸之禮耳經于賓三獻後但言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而無二人舉觶于尸侑尸行一爵第一番旅酬之事又無次賓一人舉爵于尸第二番旅酬之事則止有無算爵明矣賈疏決不賓尸爲無旅酬非臆說也中庸所云旅酬下爲上既謂之下爲上則明指主賓兩黨弟子所舉之觶蓋當旅酬後行無算爵之節故康成注禮記引特牲禮爲据而朱子亦卽本之以注中庸或疑其缺旅酬一節事而不知無算爵亦得統名爲旅酬之說也

宮室廣修考

周禮一代典禮制數度辨等威彬彬郁郁至詳且備燦然可攷獨至宮室制度但有堂室房序等名其廣狹深淺崇卑之差等靡得而詳周官匠人所云夏后氏世室之制廣四修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亦第略引其端未詳其說所云周之明堂其廣脩差數似亦略同世室（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成數耳其實七筵有奇）亦是廣四修一七筵者卑然而爲室有五則爲天子宗廟大寢乃得與同究非下達之制也閒嘗讀書大傳有天子之宮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一以爲高等語揆之于經雖或有未盡合者然因是可以得廣狹之差等焉九雉七雉五雉三雉是也廣狹之度既得乃更以匠人廣四修一之文定其修並

可以識深淺之差等焉如是而堂之全局其廣與修先已明矣其室房等之細別則以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及室三之一之言定其廣以四分之一定室之深以四分之三定堂之深以室外至前楣得四分之三定兩序之端兩楹與序端齊于是序內序外及室房等之廣修亦瞭如指掌矣若夫門則以門堂三之二定其廣卽以其廣五之四定其深中分其深以爲外內塾塾與門各得其廣三之一于是門塾之修廣亦得矣庭深三于堂碑則如堂深庭之度亦可測矣所謂廣者東西兩榮之閒也今略舉士制以明之士宮廣三雉則東西九丈也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則序內六丈序外兩夾室各廣一丈五尺也室三之一東西房如之則各廣二丈也廣四修一

則室與堂共深七丈五尺也分爲四架後楣也棟也前楣也庇也後楣一架以爲室與房則深一丈八尺有奇也房前至序端卽前楣下得四之二則三丈七尺有奇序端至堂廉卽庇下得四之一則一丈八尺有奇正堂之深實五丈六尺有奇也庭深三之則十六丈八尺有奇也三分庭一在北以設碑則碑北五丈六尺有奇碑南十一丈二尺有奇也此堂廣修之數也門堂三之二則廣六丈也與序內等三分之一爲門二爲左右塾則廣各二丈也以廣五之四爲其深則四丈八尺也中分之于中以設門夾門左右以爲外內塾則四塾之修各二丈四尺也此門堂廣修之數也若簷宇之崇卑則如書傳所云五分內一以爲高者蓋不過一丈二尺也棟峻四分之一則一丈五尺由

士而上準此遞加廣修之數不可一一而得其差等也哉曰大夫士有西房乎曰聘禮明云賓負右房而立此固在大夫之廟也則胡爲其無也果無右房則室與東房爲二其廣不止三之一矣鄭君大夫士無右房之說朱子疑之愚亦未敢信也曰北堂之東果通東夾室乎曰謂之房東又不由戶而入則其通也明矣曰夾室以藏主既通北堂主于何藏曰大夫士無主也天子之燕寢亦非藏主之所也惟諸侯之廟乃于夾室藏主然而其宮廣七雉其夾室之深四丈二尺中分其半通北堂前有二丈一尺之深亦可以藏主且非行禮之所不嫌其淺也此則深玩儀禮經文而斷以鄭君之說爲可信也曰東堂西堂之南廉與正堂齊乎否乎曰兩廉稍退在北也讀顧命而知之矣其曰夾兩階陊卽正堂南廉與東西兩廉折角之處也（設坫于此）其曰東垂西垂卽東西兩南廉之盡處也（東垂在東陊之東北西垂在西陊之西北）兩廉既不與堂之南廉齊其廉外地卽儀禮所云東堂下西堂下者是也使三者之說是非莫定則其廣修之細數終不能灼然而無疑因並論之

按大射儀大侯侯道九十弓弓六尺則五十四丈惟天子之燕寢自楹間至門內霤稍逾是數若諸侯路寢之庭深三十九丈三尺有奇益以前楣四丈三尺有奇共四十三丈七尺有奇耳不足以容大侯侯道故大射必于郊學焉先儒謂郊學之庭其深也不止三倍于堂向嘗疑之今而知其言之不我欺也又諸侯燕射則于路寢意者止張七

十弓之參侯五十弓之干侯與鄉射記云君國中射以翿旌獲國中射謂燕射也乃不用旌獲而用士之翿旌獲則侯亦張大夫士之侯而不張熊侯也可知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七終

長沙王先謙寘
善化劉肇鐸校

卷百八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著

爾雅補郭一

郭氏註爾雅未詳未聞者百四十二科邢氏疏補言其十鈞肇逐求卒廩宦徒駭太史胡蘇餘仍闕如今據譾識參眾家一一備說如左俟超覽君子擇焉

省善也 詩大雅帝省其山鄭氏箋曰省善也疏曰天顧文王善其國內之山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註亦曰省善也疏曰有勳勞大事爲君所善者詩正義禮記音義皆卽引爾雅釋詁以原鄭訓所本

緜善也 廣韻緜繕也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曰繕之言善也周禮夏官繕人註亦曰繕之言善也據此則緜釋爲善乃謂

備治服器之精善者

穀善也　論語三年學不至於穀孔安國讀穀公豆反註曰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穀既讀公豆則字當作穀此孔氏所註古論與齊魯本不同處今所承者魯本故惟通行爲穀雍正間丹陽姜兆錫著爾雅註疏參義謂穀爲圓滿之義故得爲善

如謀也　釋言篇茹度也彼註引詩卬風不可以茹又小雅黽勉同力不可以茹又小雅黽勉同心茹度也謀如即茹省文依文求證則虞書如五器孟子如就見並可以謀義訓論語如之何如之何亦謀度辭也

怠靜也　許愼說文解怠爲癡貌愾爲太息並許既切按氣本作气怠當爲愾本字別訓癡貌非義張揖廣雅曰怠怠故故

喜也又曰忯欣喜也怠爲忯忯忯更爲愾其轉轉孳生之迹顯然矣詩曹風愾我寤歎禮祭義愾然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許氏解愾爲太息之本而據詩禮所言一屬獨寤一屬幽通實皆靜謐中微舒氣息之意但由心感無分喜憂故爾雅祇以靜字釋之

顓靜也　說文顓莊謹貌廣韻靖也莊謹與靖均於靜義相發晉書周顗字伯仁取此釋及論語仁者靜語

頎靜也　張參五經文字曰頎見春秋傳今檢三傳皆無說文載此字解爲頭閒習徐鉉註曰低仰便也閒習而無所迫遽則自有安靜之象

禧告也　後文禧福也此釋爲告謂告神求福也與本科祈昲

字義略同說文解禮爲禮吉禮之吉者莫大於祭祭必有祝
告神或疑說文吉
字卽告之譌
雉陳也　周禮朝士註鄭司農曰王有五門其二曰雉康成謂
雉爲中門門外有兩觀闕曰象魏大宰治象之法司徒教象
之法司馬政象之法司寇刑象之法並縣此以使萬民就觀
門之所以名雉蓋取陳示義也又春秋公羊傳五堵而雉五
雉而城雉亦取陳列爲義
順陳也　書君陳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或
說順爲將順蔡傳乃謂成王之失此言不知書所云順實當
依此釋爲陳成王欲君陳不徒空言入告而以所告謀猷敷
陳於外爲良法美政何失言之有哉孔傳云順行於外正合

敷陳義元陳櫟書傳纂疏云欲其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則
已明作陳解惜其未引爾雅證之
劉陳也　姜兆錫參義曰劉之言殺肆陳之義也肆陳事見周
禮鄉士按逸周書序文王惟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
法今篇闕度其篇目似謂陳述先王之大法蓋劉又有陳述
義
叢長也　說文叢水長也引詩江之叢矣爲證昭明文選註引
韓詩作濛薛君章句亦訓濛爲長
孟勉也　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迫羣曹大家註曰孟勉也鄭
樵爾雅註曰孟猶愍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按愍爲抵觸之音
不應轉孟書洛誥汝乃是不蘉孔傳馬註俱訓蘉爲勉蘉莫

剛反或與孟因語輕重別字

寅進也　詩小雅元戎十乘毛傳曰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鄭箋曰寅進也孔疏曰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漢書律歷志引達於寅引達卽進之義又大族位於寅族奏也顏師古註曰奏進也謂寅月陽氣進也說文寅訓髕髕爲鬱滯所以登進具也

神重也　禮記檀弓重主道也註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儀禮士喪禮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祝取銘置于重疏曰以其木有物縣於下相重累故得重名銘置於重者重與銘皆是錄神之物也神之釋重由此

滕虛也　易咸上六滕口說也孔氏疏曰所競者口無復心實故云滕口說也程子傳曰惟至誠爲能感人乃徒以柔說騰揚於口豈能感乎言無實言非誠則爲虛辭可知李鼎祚集解本作騰朱子謂滕與騰通於虛義尤甚顯白

徵虛也　徵者信實可徵以爲虛者亦若亂之爲治故之爲今徂之爲存允之爲佞義相反而兼通也左氏定公八年傳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又魯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二徵字並當依此爲訓上言死而無益則是虛死下言已陷於死而幸免成虛也

戮病也　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季子謂公牙曰從吾言則必可以無爲天下僇笑大學爲天下僇亦通戮戮謂人譏病之與本科咎字同義此篇賜予與白稱之予空虛與邱虛氣息

與休息俱通爲一釋譏病疾病例得兼之矣郭氏已云戮辱亦可恥病也復云戮未詳游移其意似因泥於一義致然一本郭註但云逐未詳上無戮字疑有者爲衍

翦勤也　詩魯頌實始翦商鄭氏箋以翦爲斷後儒多疑其害義楊慎欲依說文作戩商今觀此釋則字不煩改而義自無所疑矣除翦荆棘乃服勤之一事詩言太王翦商猶書武成篇言王季其勤王家猶逸書程典解言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也明何楷毛詩世本古義嘗主是釋

篤勤也　篤者服勤之具古於弟子曰當灑埽於婦女曰奉箕帚皆其義莊子田開之操篤侍門史記燕昭王擁篲先驅皆其事友人邵晉涵於四庫全書館得見宋陸佃爾雅新義云已註此爲灑埽之勤

禧福也　史記漢孝文帝紀祠官祝釐注曰釐本作禧禧假借用耳由其說以求諸經傳則詩大雅釐爾女士釐亦當與禧通毛傳釐予也予之正福之也此字六朝以前少見典籍自隋有受禧降祉樂章宋有開禧年號今乃爲恆用字

祓福也　文選東京賦祈祓禳災思元賦蒙厖祓以拯民李善註皆引爾雅此文爲證

禋敬也　禋當爲禋邊旁訛也上云禋祀祭也此云禋敬也相承以廣其義與篇首幠厖舒業順等科例同尚書禮于六宗大傳述其文又訛邊旁爲酒

禍危也　說文亦解禍爲危禮禮運鳳以爲畜故鳥不畜孔氏疏喬驚飛貌驚則有自危義按禍本从口當爲驚鳴禮記從

省無口釋文云本又作獬故孔氏以驚飛訓之然易口爲犬似是別本禮記之譌（釋行均龕手鑑引爾雅註曰噦事之釋行危也爾雅註者十餘此不詳何氏其說亦僅虛構姑附備參）

哉危也　易復卦有災釋文曰本又作災鄭本作哉哉正文也災或字也災籀文也此字見經傳頗多其正作哉者詩大雅不哉我躬禮祭義哉及其親周禮甸人代王受眚哉大宗伯以弔禮哀禍哉小祝甯風旱弭哉兵悉可引證

治故也　鄭樵註曰治疑爲始按孟子始條理也孫奭音義曰本亦作治條理始治相竄固嘗見典記矣

哉間也　說文曰哉言之閒也謂言辭中間厠字若今人云語助矣尚書食哉維時時哉弗可失論語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其大凡也

之間也　或謂之言二字連貫上下爲句與釋宮器篇謂之字同檢此篇前後諸科絕無此例恐非確說之亦間厠字如左氏傳鸚之鵒之孟子庾公之斯尹公之他莊子麗之姬南之沛語本屬而故以之字間之所以爲文辭也一說之適也從此之彼凡所居於中者皆間隔也義亦略通

言間也　晉語驪姬既遠大子乃生之言大子由是得罪猶云生間隙也又夷吾奔梁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吳語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皆謂釋其間隙再據生之言句似此科之言二字又若權輿矗沒等文可以連讀

徽止也　易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劉表章句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是徽以拘止有罪爲義而凡止或通言之文選陸機挽歌悲風徽行軌註引此釋爲證

豫厥也　謂厥怠也易雜卦傳謙輕而豫怠書五子之歌以逸豫滅厥德太甲無時豫怠康誥無康好逸豫詩小雅逸豫無期大雅無敢戲豫

迪作也　迪又進也道也凡尚書迪字先儒悉因道音借訓爲蹈然義頗有不煩借者如皋陶謨允迪厥德迪宜訓進泰誓其尚迪果毅迪宜訓作於代也　張尚書照註疏考證曰鴻昏於顯四字爲句間代也三字爲句古字於同烏篆文本象烏形今但以爲歎辭語辭遂無以爲烏鴉字者矣鴻雁衛最遲故以鴻言昏烏鴉起最早故以於言顯釋曰間代言其朝夕相更迭也按此讀有合於此篇之例前文謔浪笑敖戲謔也是也謔浪句見詩邶風而此承見豈古經傳有之今亡佚乎

衛嘉也　鄭樵註曰今時俗訝其物則曰衛蹶與衛亦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按此說殊覺未確廣韻衛訓爲加重疊增益以爲防護則其義頗相諧古加嘉二字通用釋地篇加陵淮南子作嘉陵即可驗也其與蹶假總釋而獨別出他義例已詳上戮字科山海經大荒北篇瑶瑰瑶碧皆出衛于山舊未有註今以此釋證之似言出其嘉美可備

參

蹶嘉也　詩唐風良士蹶蹶當依此釋其次章休休可例參大

雅文王蹶厥生亦嘉其善心生耳後文蹶動也但宜引天之

方蹶

郡乃也　孔舒小爾雅曰乃汝也水經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君與汝皆指謂同人之辭故相釋一說乃猶僅也呂氏春秋育始覽成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言僅有五也郡或因僅音致訛

臻乃也　臻進也及也逸周書作維解王既歸乃歲孔晁註曰乃謂乃後之歲此乃字於進義合夏小正五月乃瓜戴德傳曰乃者急瓜之辭也此乃字於及義合儀禮中言乃甚多如鄉射篇乃請乃席乃張侯乃速賓乃設折俎乃薦脯醢乃合樂乃納射器乃射乃設楅乃奏騶虞乃羞乃飲乃退乃息司正士喪篇乃赴乃沐乃笄乃屨乃帷乃柩乃代哭乃遷饌乃葢乃塗乃奠乃就次既夕篇乃奠乃載乃祖乃代哭乃行乃窆乃反哭乃就次皆言其禮節進及之次讀此則臻釋爲乃之義大明

仍乃也　周禮司几筵凡凶事仍几註曰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乃爲仍徐鉉說文註曰古字音多與今異如皀亦音香乃亦音仍古今失傳不可詳究依此則仍乃二字古且通用葢仍者因也乃亦因上起下之辭於文人乃爲仍相通之故略可究矣

侯乃也　凡詩以侯爲語辭者先儒率訓維維與乃義不甚遠然如大雅大明云維予侯興一語中維侯並用侯不應復訓

維矣蕩篇侯作侯祝亦依此訓乃爲確

艾相也　言輔佑也詩小雅保艾爾後福祿艾之傳訓艾爲養晉語公孫固曰樹於有禮必有艾註訓艾爲報似不若並依此釋

歷相也　郭引公羊相盟爲胥字之證亦讀此相與之相孟子離婁篇不歷位而相與言莊子天地篇交臂歷指俱以人相參錯爲歷又書盤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歷告猶云相告陸氏釋文云相息羊反讀者或息亮反今不用那氏疏云皆相視又專主息亮之讀不用息羊二家均於篇例未深諦也前文台朕賚畀總釋爲予兼具羊朱羊汝二音則讀此相字者雖既用息亮又用息羊亦何礙乎

神治也　大戴禮曾子天圓篇神者禮樂仁義之祖而善否治亂所由出也孟子所存者神呂覽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乃神皆以言帝王之隆治

神愼也　莊子在宥篇述廣成子語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繼之曰愼汝內是以神內藏爲密愼也荀子非相篇貴之神之楊倞註曰神謂不敢慢也不敢慢即謹愼詩大雅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特廣演此義云爾

良首也　注疏考證曰太甲一人元良故曰首也元良二字連讀郭郝俱讀斷遂致良不得爲首義按前文鞠訩盈也鞠有盈義訩無盈義詩有成文爾雅遂兼及之廣雅釋詁亦以元良二字並釋郭郝之析文求義誠孟浪矣然良爲本然之善由於最初雖讀斷似仍得單釋爲首史記商鞅傳孝公以爲大良造索隱曰卽大上造也良與上同有首義時因通變其

稱

揚續也　書洛誥以子小子揚文武烈立政揚武王之大烈並以振播前業曰揚君牙對揚文武之光命對揚與追配相嫓爲辭揚之釋爲續者可以明矣或云此亦當與賡字連讀益稷篇賡歌颺言史夏紀颺作揚上文元良科書正義引釋詁作元首首也元首與賡揚正聯屬然正本文自有經據似不必更援及別本通借

猷已也　猷與已皆發語辭書大誥首節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次節曰已予惟小子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曰猷康誥梓材洛誥皆曰已又猷與猶通春秋經僖三十一年冕牲猶三望公羊傳曰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文六年猶朝於廟公羊傳文同上宣三年猶繹穀梁傳文同上

假已也　禮記曲禮告天子喪曰登假鄭註曰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列子周穆王篇王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張湛註曰假字當爲遐在終也　在者存終者亡前以在釋徂此以終釋在均美惡不嫌同名也書堯典平在朔易三時皆言平秩獨於歲終除舊更新言在左傳昭十二年叔孫昭子謂華定將何以在言何以終其位

葢裂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舍人本葢字作害古文害與割通如堯典洪水方割是也依郭本葢字說之左氏襄公十四

年傳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謂敝裂之衣廣韻引通俗文蓋張帛也張而不弛裂之道

邕載也　說文解邕字曰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釋以爲載卽荀子水以載舟義也陸氏釋文謂謝本邕字作擁鄭樵曰擁護卽載任之義說文自邕城池城字疑傳寫訛類篇引說文作成池

支載也　廣韻曰支持也持卽爲載禮中庸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二字橫豎說而其義同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支謂任土計稅義又與周禮載師之載兩通

洵龕也　上云洵均也詩桑柔正義引文及李巡註曰偏之均也龕者受也揚雄方言揚越言龕受猶秦晉言容盛也以疆域言曰均偏以民物言曰龕受實則俱包含眾多之義故此相承釋之釋文曰龕字或作含易文言含萬物而化光含與龕同義通用

辟歷也　辟讀毗義切如書金縢我之弗辟之辟謂他適以違避人也史記自序太伯避歷江蠻是適論衡譴告篇曰太王以王季之可立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乃之吳越以避王季吳越春秋太伯傳說與之同則歷亦他適避人之義故以歷釋辟也或曰霹靂字前後漢書皆不加雨劉氏釋名亦但作辟歷統言爲辟歷分言則辟卽歷存備一說

忯忯愛也　考證曰忯从氏與从氏者不同忯音諦玉篇悶也忯集韻音餉和適也按今本多作忯忯以陸氏釋文考之郭氏讀此爲徒啟反與愷悌同李巡讀余之反訓和悅之愛也

郭既讀愷悌於愛義協矣仍云未詳不以當時所據本其字
已作恺故耶集韻之讀本於李巡義葢與怡字通論語兄弟
怡怡似可借引爲證然以下惕惕合觀此云愛者乃謂愛之
而未得也惕惕爲惟恐不得之辭則恺恺者亦當未得而思
念義若關雎之二章靜女之首章矣是恺實當从氏訓悶

萌萌在也　郭謂萌萌未見所出按莊子應帝王鄉吾示之以
地文萌乎不震不正郭象註曰萌然不動至人無感之時也
古凡形容之辭一言不足或助以乎然等字或引長爲重文
萌乎與萌萌一也廣韻耕登二部俱引爾雅存存蔚蔚在也
釋文亦云萌或作蔚

西北隅謂之屋漏　劉氏釋名曰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
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若值雨則漏故以名之也必
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
按禮記喪大記管人受沐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用
爨之疏曰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屏以然竈煮沐也謂正
寢爲廟神之也熊安生曰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
無復用故取之也與劉氏說大略相同鄭康成孫叔然皆嘗
說屋漏名義郭云未詳邢謂二家說皆無據故不取而劉氏
此說有據較鄭孫爲長堪以取易下東北隅謂之宦邢疏引
正同今
不贅述
李巡宦養之說釋名與之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孫叔然
說此五名字義郭氏亦以無經據不用陸氏釋文述其略云

宮音濁而遲故曰重商爲臣而佐君成政故曰敏以下三名未備逃今遂不得聞矣孫氏外成說可詳者惟唐徐景安樂書引劉歆曰宮爲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君之德而爲重商聲敏疾如臣之節而爲敏角聲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爲經徵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緒而爲迭羽聲低平掩映自高而下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爲柳

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　釋文曰蹇本或作蹇修謂餘音修長蹇謂託意偃蹇鐘音本修迭奏則他音間之惟徒鼓乃益覺其修也磬所以磬達心曲荷蕢者聞磬而知孔子有心鐘期聞磬而知其人悲是也徒鼓不成樂寫其心之屯蹇而已離騷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蹇修二字並見舊註或謂堯臣或謂古良媒名但望而解之無實證也騷蓋本爾雅此文言欲託鐘磬以條達其離憂若詩之言鐘鼓樂之耳

歲陽　歲名　淮南子天文訓見此二十二名惟逢攝徐疆閹五字小別高誘註曰閹蓬萬物蓬芒欲出擁遏未通也旃蒙萬物透蒙甲而出也柔兆萬物皆生枝布葉也强圉萬物剛盛也著雍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也屠維屠別維離也萬物各成其性也上章陰氣上升萬物畢生也重光萬物就成熟其光煌煌也元黓黓音乙歲終包任萬物也昭陽陽氣始萌萬物含生也攝提格格起也萬物承陽而起也單閼單盡閼止也陽氣推萬物起陰氣盡止也執除執蟄徐舒也伏蟄

之物皆振舒而出也大荒落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也敦牂敦盛牂壯也萬物皆盛壯也協洽陰欲化生萬物和合也涒灘涒大灘修也萬物皆修其精氣也作鄂萬物陊落也掩茂冒也萬物皆蔽冒也大淵獻淵藏獻迎也萬物終在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也困敦困混敦沌也陽氣混沌萬物牙蘖也赤奮若赤陽色若順也陽奮萬物而起無不順其性也攝提格攝提格正也此解頗確孔文祥嘗以之註史記歷書而與正文不應且其說與爾雅釋文引李註執徐者正同史記天官書歷書註多引李巡說與淮南註亦無殊是知高誘所云大氏全取於李巡爾雅註也史註又引孫炎說曰涒灘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也作鄂物芒枝起之貌也大淵獻淵深也

獻萬物於天深於蓋藏也困敦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與淮南註則頗異此當時李孫二家各自爲說之驗也二家外猶間有成說如呂氏春秋註涒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性情也涒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爲涒灘也大循語本李巡而小變誇人云云不知何本於名歲義渺無相關尤不免於謬悠矣春秋左氏傳稱歲所在甚多俱以歲星次舍言之今此二十二名中惟攝提爲星漢書天文志曰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格正也此解頗確孔文祥嘗以之註史記歷書而李孫二家不聞取用徒斤斤於字義傅會就字以論史記與爾雅已多所不同如屠維爲祝犁元黓爲橫艾單閼爲亶安

渚灘爲汭漢皆兩文全別大淵獻困敦更互又以重光爲昭陽昭陽爲上章而上章謂之商橫其他一字別者如焉逢端蒙游兆之屬不勝舉此其年祀久遠傳寫多訛孰是孰非莫質爲定乃欲執其疑迷之文以求合於古哲命名之義得乎郭氏闕而不論未爲過也今二家書已亡佚諸名義別無確徵學者或有以不聞舊說爲恨者因仍自他籍掇輯備攷論焉　洪邁容齋隨筆曰歲名惟太史公歷書用之郎瑛七修類稿曰先儒以爾雅隆於漢時若歲陽歲名或卽始於鴻烈解所謂淮南亂言乖實是也愚按呂不韋十二紀末有序意一篇篇首書維秦八年歲在渚灘則先秦人固已用之又賈誼在淮南王安前其服鳥賦稱單閼之歲洪郎二氏之言不

足信

月陽　月名　月陽義悉無成說可攷月名陬元陽三文郭氏有說又經典釋文引李氏四月爲余註詩小雅何草不黃疏引李孫二氏九月爲元註餘亦無考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嘗統爲十二月名之說大旨臆構不經難以信後今不詳述小雅小明曰月方除鄭箋曰四月爲除此云四月爲余音義讀余餘舒二音而鄭讀除如字周禮瞽蔟氏以方書十有二月之號鄭註曰月謂從陬至荼此言正月爲陬十二月爲涂而鄭作娵荼字且音娵爲子須反音荼爲餘見當時畢陬以下諸字亦若歲陽歲名之傳文多別矣史記歷書曰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聚亦傳文之別古字陬鄹通用

轉以爲聚又屬聊省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聚音娵娵乃娵
訾之宿是因周禮註所用別文以傳合於畢若謂其皆經星
之名然自二名以外無復可與星名傅者又周禮註以荼讀
餘似因四月爲余混誤故釋文謂鄭氏娵荼字是假借當從
爾雅司馬貞言更未足爲典要矣月陽在甲曰畢月名正月
爲陬若以夏正言之畢陬月當爲甲寅而史云畢聚御屬冬
至之月葢爾雅周代之書所用乃是周正周之正月於夏爲
十一月畢陬乃甲子月也郭引離騷攝提貞於孟陬爲陬月
之證攝提隨斗柄以指十二辰每月各有所貞不必定是寅
月國語元月正謂周正九月顧炎武日知錄已言之若以純
陰無陽說陽亦惟字義傅會據葉廷珪海錄碎事乃本孫炎

說耳由畢陬遞推以定其餘假如月在乙丑則當曰橘如在
丙寅則當曰修病在丁卯則當曰圉余而元則爲申陽則爲
酉月陽月名之駢用前籍者僅史記一見邢氏疏失參考但
云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不復表明其夏
正周正之別今世紀月者遂率以夏正正月爲陬周嬰厄林
曰邢昺爾雅疏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也然則
聚當爲陬索隱曰漢始以建亥爲歲首後改爲建子葢用周
正故稱畢陬如用夏正當曰畢辜也若以畢爲濁星之畢乃
娵訾之口失之遠矣月令維紀日舍中星不及于月葢以月
之號非十一月日月交會之宿也日月一歲十二會其交娵
訾之辰葢在孟夏之月其實沈之次則在孟夏之中律歷
志曰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閒司馬貞既云
起牽牛之初又以爲月值畢及娵訾殊自違伐不如邢昺爲
得按右說與愚意頗合惟云其爲濁星之畢過譏也索隱謂
月值畢畢月雄也其意亦以畢爲甲未嘗以爲濁星但以聚爲娵訾誤耳

夏曰復胙　釋文本胙作昨春秋經宣公八年猶繹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溯後爲明日溯前乃爲昨日故何休註曰尋繹昨日因以復祭周曰繹者據今日道昨日殷曰肜者肜肜不絕據昨日道今日也殷周名俱取復繼昨日爲義而夏直據事立名耳公羊疏及書高宗肜日疏皆謂諸家爾雅無此一句惟郭本中有祭名與講武旌旗三章俱非天類而愚謂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篇相隨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惟十九所少或即此篇

陵莫大于加陵　應劭風俗通義山澤卷引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下又引爾雅此文今國語無會加陵事惟周語柯陵之會宋庠補音曰柯古何反今本或作加陵內傳及二傳皆是柯又無別音設作加字亦當音柯然則宋初所行國語固猶有以柯陵爲加陵者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正是柯陵而淮南子人間訓亦云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嘉與加同音通借漢人所引既各如是不得謂加僅時本字而必亦柯音矣韋昭杜預俱云柯陵鄭西地左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大陵亦鄭地疑即此陵也蓋此陵于諸陵中爲獨大故當時又號之曰大陵

天下有名邱五　舊說以州黎宛營潛敦五邱當之郭氏謂更有魁梧榮大者五非若此諸邱之碌碌今以郭意求之則惟西域有崑崙軒轅二邱海外西北有平邱東南有甗邱東有青邱依山海經所言此五邱爲天下最魁梧榮大而名稱於

上古軒轅平邛在河以北嶲青在河以南河出崑崙西北則崑崙亦屬河南於下文自合郭氏嘗爲山海經註或其意有主於此而究不實指之蓋復恐荒遠之難信也舍是不取則仍當舊說是從矣州黎等雖不甚大而其名得著在經傳謂之名邛又何愧焉

善化劉鉅校
桐城姚永概

爾雅補郭二

仁和翟灝晴江著

莞雀弁　詩小雅言采其蓫陸璣疏曰蓫一名蜀羊泉一名羊蹄一名東方宿葉似水葵莖赤有酢味幽州人謂之燕蓫一名貪羊泉弁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有臭氣爵弁名爲此文確證爰則莞之傳寫別舊本莞或作爰釋文云莞又古本反可驗也儀禮士冠禮爵弁服纁裳註曰爵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此草既借以立名則詩疏兩種中可斷爲赤莖之一種後文蓫蓫則莖葉細而香者也郭氏以蓫爲赤者故致此不得解離騷索蘮茅以筵篿王逸章句謂蘮茅香草若赤蓫則有臭氣豈得云香草乎今詩正義省節陸氏義疏不著爵弁名右文爲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所引河內謂蓫又別見汲古閣所刻

陸疏廣要

蘼烏蘪　蘼本亦作蘼大戴禮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芷漸之滫君子弗近懷氏謂蘼香也蘇頌圖經本草曰蘼香二月生葉七月生花結實如麥而小北人呼土茴香近道人家園圃中種之甚多別名烏蘪者以其實爲烏所喜食與下蒛荄子稱烏服義同

蒛蒛荄　玉篇謂蒛爲薇詩唐風薇蔓于野陸氏疏曰薇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幽州人謂之烏服陶宏景名醫別錄稱薇有兔核之名取象其形兔與蒛核與荄俱字體之變也

蘩蒛蒬　羅願爾雅翼說蘩曰春初有蒿類前諸草生可以生

蠶又白兔食之而仙本草稱茵蔯蒿葉似青蒿而背白其苗經冬不死更因陳根而生故名茵蔯按前蘩皤蒿郭氏以爲白蒿蒿蔽爲青蒿此又別出應定爲茵蔯蒿據云生蠶則幽風采蘩祈祈當屬此云兔食而仙似即蒬蒬之名所由立然此語本自神仙服食經黃老家言未必爲周公仲尼所取後文顆凍亦名蒬奚郭氏定爲款冬急就章註言款冬凌寒叩冰而生與茵蔯之經冬不死同質比類立名爾雅之大例兔食說宜姑置之

蘪懷羊　張衡西京賦草則戎葵懷羊文選註引此釋爲證狀則未言釋木篇魁瘣註云根節磈磊也司馬光類篇謂芋之惡者曰蘪蓋得之矣漢書稱芋曰芋魁魁與瘣語輕重差耳

或謂懷羊之羊疑卽芋字羊本作芋形與芋似而譌亦近情實

菹藩　釋文引聲類曰菹藩茵芝也合下科二名爲一物竊謂未是卽菹藩字義測之似其物須浸漬而成爲古麥糵蘗牙之屬于今則豆芽是已茵芝乃菌橘之屬禮內則芝橘棋鄭註謂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又皆溼生無莖葉之物故爾雅連類並釋郭氏知非一物而誤茵芝爲靈芝因復不能類推及此

經履　儀禮喪服傳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牡麻經者枲麻也鄭註曰麻在首在腰皆曰絰麤麻枲麻均別見後文而此特以經言乃專釋其已爲人所治用之名也履亦治麻爲之故并相釋方言曰絲作者謂之履麻作者謂之不借而凡語有通別別言之有履與不借之殊通言之雖麻作亦謂履也

腐芋熒　禮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熒季夏庶草多未腐其爲熒者蓋最先死之草孟夏靡草死亦月令所紀鄭氏引舊說謂薺苨葶藶屬也邢氏葶藶亭歷疏引本草一名丁歷芋與丁字小變也腐集韻類篇皆又作茹苦之菜也亭歷有二種一種葉近根生角細長俗謂之狗芥其味微甜一種單莖向上葉端出角莢且短其味至苦後文葶藶亭歷郭云實葉似芥一名狗薺乃甜亭歷也此則爲苦亭歷方以智疑芋熒是芋糵之訛改經就己今所不取

蓨蕘　蓨與條通列子湯問篇詹何以荊蓨爲竿註謂蓨亦作

條是也條之狀詳見於山海經其文曰小華山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華黃實又西六十里曰石脆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同一條草所產山相距又僅六十里而形色迥異如此由是揆之條非一種草名大約草類之修長者例俱得以條稱蓨亦條之通用字史記周勃世家封條侯註曰條表皆作蓨

蓨蔹　釋文曰本亦作搯罰搯罰謂牽緬罰謂削損據字義似爲已就茭取草之通名類篇蓨字下云草名蔹也其蔹字下引爾雅菱蔹菱字疑誤

薜荔草　此與後薜壯贛皆薜荔屬也所以別爲兩釋一附牆屋一附巖石一有實一無實也羅願說薜荔曰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衣有絕大者開花結實俗謂之鬼饅飯此文與鬼目莖列乃其有實號鬼饅飯者離騷貫薜荔之落蕊謂其實也集韻以薜庾字駢連爲名庾與荔或音之轉

龍天蘥　後文紅龍古註蔓云卽紅草一名馬蓼按爾雅翼曰蓼有水蓼木蓼等別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如柘其大者名龍則龍非紅草得專矣詩鄭風隰有游龍其龍生於下隰水蓼也卽紅草也管子地員篇五位之土其山之淺有龍與斥其龍生於土土木蓼一名天蓼者也卽天蘥也說文解龍字但云天蘥

須葖蒬　詩邶風采葑采菲毛傳曰葑須也說文葑字下曰須從也孫炎註曰須一名葑蒬依許氏三字當爲三名而孫氏以爲二名詩既單舉爲葑則謂三名是矣此一科有毛傳明

文可據似已無所置疑郭氏偶不檢及以爲未詳郝氏遂以
毛所云移屬於後之須蕎蕪意謂詩以葑菲竝言而須蕎蕪
與菲蔥榮亦竝列則毛云須者謂蕎蕪也不思詩本言葑毛
以爾雅諸草惟須有葑之名因乃以須訓之是主葑以求須
初不意在須也郝乃執須之名而忘置其詩之所言以轉求
於蕎蕪知有傳而不知有經多見其惑之甚矣今當仍取毛
傳歸此

扁苻止　下云藻貫衆疏引本草貫衆一名扁苻則止字應合
下藻爲一名扁苻也止藻貫衆也一物而三稱也陸德明
已云扁苻止據本草乃是貫衆疏既知之不言其特愼於違
郭邈夫

薜牡贊　說文亦解薜爲牡贊此薜荔之無實者故以牡名生
山中故楚辭歌山鬼云被薜荔兮帶女蘿好敷巖石若網故
又云罔薜荔以爲帷

苗蓨　苗从由與从田字不同郭氏讀他六徒的二反說文苗
訓蓨蓨轉訓苗管子地員篇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房元
齡註但曰苹蓨皆草名惟類篇謂苗爲羊蹄草本草拾遺謂
山羊蹄一名蓨二名乃互相備挨本草經稱羊蹄爲蓄詩小
雅言采其蓫陸璣疏曰蓫即蓄揚州人謂之羊蹄然則苗當
定讀爲他六反乃即蓄字變文耳玉篇以苗爲蓧意與上蓧
蓨合爲一草竊恐未然

藏百足　今所呼地蜈蚣草也生塍野卑溼處葉密而對有如

蜈蚣足形左蔓延右右蔓延左俗謂之過路蜈蚣其延上樹者謂之飛天蜈蚣古以馬蚿爲百足今以百足號蜈蚣借名有今古之殊所名物不殊也藏則當以喜地滋濕立稱

垂比葉　謂萎蕤也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此草根多長鬚如冠纓之下垂因有垂及萎蕤之稱本草言萎蕤葉俱兩兩相並因又謂之比葉前樊委萎女萎字傳寫闕也唐本草謂女萎與萎蕤苗蔓全別

旬九葉　郭氏但舉其類未詳其實按圖經本草關中呼淫羊藿爲三枝九葉草疑卽此也其草一根數莖莖三極極三葉葉形似藿根似黃連磊磈相連因又名黃連祖古人號之曰旬意亦以其根之連綴略似小瓜然歟

困祋脅　釋文曰脅本今作絡此必可染絡之草故與烏桕可染皁者類舉古人染絡以茜今人染絡以紅藍前文茹蘆爲茜此應爲紅藍也紅藍卽史所謂燕支產西北域漢以前不甚用謂之祋絡或當時但偶得之小用爲裨領飾耳

蘇蔌　樊光本作蘇蔌麥見於釋文據此則蘇一名蔌麥蓋謂大麥也說文解眯字曰草入目也大麥芒長蒙人目宜得眯稱其蘗可熬爲餳宣又稱熬麥加草去火俗儒之迂僻也玉篇云蘇子菜也廣雅以子菜爲蕵之別稱於蔌無所涉閻若璩訂王氏困學紀聞謂蔌卽上文藬縷於蘇又無關方以智通雅謂鼠耳草或曰米麵爾雅之蘇蔌也則更兩無依據若此之類未敢遽取爲斷

茮小葉　釋文曰茮字又作蕞禮檀弓蕞塗疏曰蕞叢也廣雅蕞謂之蕞此草叢最瑣細叢縷薦於諸草之下者也管子地員篇葉下於蘩蘩下於蒐蒐下於蒲房註曰葉亦草名惟生葉無莖管言草高下重次凡十二等惟葉最居於下則其草不惟無莖即葉亦甚細小以今名求之似爲石菱地朕之屬仲無笴　鄭樵謂仲爲篔簹竹篔簹於竹中爲最大而疎節一節相去或六七尺土文莽與桃枝竹類之數節者鄭因測此爲疎節竹今以釋樂篇文參之簫中謂之仲音義仲或爲笻則仲當爲中竹非大竹也其云無笴者說文笴竹列也養大竹欲俾成列中竹踩下任其延布而已

枹霍首　霍蘿省與漢書鮑宣傳漿酒霍肉字同類篇引爾雅直作蘿字詩小雅中原有菽傳菽蘿也此篇以鹿豆爲鹿蘿廣雅專以豆葉爲蘿不然也呂覽審時篇有大菽小菽之稱菽乃眾豆總名廣雅又專以大豆爲菽亦不然也此之所釋則是大豆其品居眾豆上故名之曰霍首較眾豆特肥大故又名之曰枹前文枹薊郭云似薊而肥大可類推

素華軌殼　謂紵麻也詩陳風越以鬷邁箋曰鬷總也謂麻縷之數也軌者循也循其縷緒可以績也麻屬如枲麻苴麻緜麻其華皆黃惟紵麻華色青白楚辭九歌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贈兮離居其麻華白故比於瑤說者亦謂爲紵麻也此云素華軌殼與前文白華野菅同一例上俱指言其華而菅舉已漚之名殼亦舉其已擘之名以說文緜屬粗者爲紵言

之紵本取縷數多穿立名云褭卽猶云紵耳

姚莖涂薺　釋文本涂作蓀又通作荼前文蓀虎杖以其莖勁健得名此蓀莖乃有姚冶之態當是蓀類之柔弱者詩鄭風有女如荼箋謂荼茅秀輕逐無常姚義亦猶是矣凡荼味苦而茅之初生其味反甘邶風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其指此一種荼言歟

繁由胡　夏小正二月采蘩戴德傳曰蘩由胡由胡蘩母也蘩旁勃也皆豆實也陸璣草木疏曰皤蒿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據二說則由胡爲蘩而蘩卽蘩省無疑戴氏言皆豆實乃以由胡旁勃爲二物陸氏合以爲一今爾雅蘩繁各見作二物爲得矣蓋戴以其一稱母母謂初茁之總莖也名曰由胡言由此曼胡也旁勃爲四旁勃發之義謂其分布之枝葉也蘩之色以葉爲辨前稱皤蒿知是有葉可云旁勃由胡尙未有葉不可與旁勃混也邢氏蘩皤蒿疏已略引戴陸兩說而不別爲二物故於此仍不得解

芄蘭蠶　釋文曰芄本亦作芄芄音戶剛反張衡西京賦草則薇蕨荔芄集韻謂芄葉似蒲叢生芄見說文訓魚毒也急就章註亦云芄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其音愚袁反兩文未定孰是釋木篇杭魚毒杭亦別作杭又或作芄杭與芄同可毒魚其字宜得通借芄之改文無因當以从亢讀戶剛爲正廣韻兩引此文皆是芄字

搴柜拘　搴縮也謂牽縛約束之也柜疑苣文之譌束葦燒也

朐脯脡也每十脡爲一束就諸字義合言此所釋乃束葦也後漢書皇甫嵩傳束芻乘城寨芻猶言束芻朐則假象他物爲名

葮蘸芀　下云葦醜芀說文解芀爲葦華當矣葮見禮月令註云回風玉篇加草作蔡云是草名蘸見儀禮喪服傳屨者蘸削之菲是也葦華最柔靡隨風回轉而堪捆爲喪屨因有葮與蘸稱此與上文蔈荼荼不復相屬荼乃茅秀非葦秀郭郎俱并芀荼一之宜其生惑

蒫芛　蒫音俞芛郭氏讀豬釋獸篇豬音偉陸氏釋文曰樊本芛作葦以音近訛也顧讀羊述反以其字通葦也謝讀私尹反以爲笋也郭既云俗呼草木華初生曰芛蒫猶敷蒫亦華之貌又云所未聞葰俗呼華之初生有近偉者其字實當作蘠至敷蒫之言則未有以貌華者故旋疑之而未敢定愚意測之蒫誠敷蒫芛則當依謝氏讀笋此二字不與下皇華榮連別自爲一科所釋乃竹筍也劉淵林註吳都賦曰綃者竹孚俞也孚俞即敷蒫變文其言屬竹芛與尹通禮聘義孚尹旁達註曰尹讀如竹箭之筠音義謂依註音笋與謝氏讀此芛字正同玉篇曰玲笋玉采色直作笋字孚尹猶言敷蒫則蒫與芛義同說文鸞字下云鼎實維葦及蒲此用詩大雅其籔維何維筍及蒲而以筍爲葦葦不可充鼎實許氏云然葰漢時筍葦二字得通借也然則樊光本雖以芛作葦其音亦當同謝氏讀私尹矣左思吳都賦異荇菹藸李善引郭此註謂藸藸與敷原釋藸讀爲育李說恐難深信

權橐含　此華蕊之異名與上皇華榮荄根等例觀非一種草

也欈陸氏本作攫攫猶握也橐者無底小囊華之末舒如人手之握持如小囊之包裹因卽取象名之舍則爲吐之反張衡思元賦云百卉含蘦是也字與弓通說文解弓字草木之華未發函然是也今世俗語曰含蕊

髡梱　刊落樹木條枚曰髡齊民要術有髡柳語詞賦家多用之梱謂以所髡木束使齊等儀禮大射儀拾取矢梱之同其義也髡梱兩事而合爲一釋猶芻本象包束草形說文亦解爲刈草也刊木之名雜見於各木中猶後文采薪卽薪亦雜見各木中也

椓柜柳　說文解柜爲柜柳柳但云繫馬柱或謂柳當爲柳艮是謂其皮可煮飲蓋以櫟柳言之郭故讀柜如櫟然柜柳之稱又見趙岐孟子猶杞柳註似不必改讀杞柳性柔韌宜屈折以爲樊椓因又有椓名類篇椓于元切闑也又于眷切籬也卽引爾雅椓柜柳爲證徐鍇說文繫傳曰椓卽籬落之柱也所以助籬依此則柳字可不必改柳

蓻荎著　釋草有味荎藸郭因疑此重出然爾雅物名每每比類相屬草中蓻名蘿蟲中蠚亦名羅鳥中鴷名天雞蟲中螒亦名天雞木之黃英者名權草之黃華者亦名權鳥之綬者名鸐草之綬者亦名鸐凡此字形或異音義多同以例此科不應以重出爲疑矣啟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與酉陽雜俎言如何樹出祈連山果生如棗具四味剖以竹刀則甘木刀則酸蘆刀則辛金刀則苦又孟子疏云孔子冢樹

有雚離女貞五味則木類中亦自有諸味具者釋草之葉既云五味此所釋當斷爲此木

秋藏橾　釋文曰樊光本橾字作楶古皋咎字通其從木者桔橾亦作桔楶或者不察因并此一楶字變文爲橾然此楶應讀巨九切不得與橾通也廣雅釋木云栜楶也集韻云楶相也蘇恭唐本草言烏桕多生平澤性類草屬之荻因又有秋名玉篇廣韻引爾雅文作楸臧橾

貢棊　廣雅曰履紛謂之棊此木以貢棊名當是中爲履而嘗備貢物者稽含南方草木狀有抱香履抱木生若寄生乘墜時刻以爲履易如削瓜既乾而韌其輕若通脫木泰康時扶南貢百雙帝哂其制作之陋但置外府以備方物而已此雖

普事而其制既陋貢之者不以爲嫌似前代原嘗以此充貢時乃循行故事稽氏但據所聞見說耳

枓者聊　註疏考證曰說文枓高木也下文下句曰樛高木曰枓此或應連上節言枞繫梅其枓者又名聊也否則錯簡應在高木曰枓之下言枓者聊也按二說上一說長姜兆錫亦曰三字當連上爲文（下文云下句曰枓上句曰喬其以下句爲樛高木爲枓乃許氏說文之言）

權黃英　參義曰黃英言木之將斃者權下垂之貌按此解權字頗得而云木將斃非詩衞風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凡木歲歲有黃隕之期豈必待將斃耶英本草木之華而葉亦得稱焉宋書符瑞志云花葉謂之英姚寬西溪叢語謂離騷餐秋菊之落英乃落其葉食之引玉函方名甘菊葉曰玉英爲證

若云將檗木則如後文柙檻之屬悉總一木株柯豈得謂之英耶

輔小木　小木輔毗大木遂名爲輔義易明或以篇海有補字訓攢木也疑輔當爲補愚謂不煩改

楊徹齊棗　齊地所產之棗其方俗謂之楊徹也羅願言棗產晉地尤多而世稱膠棗東海棗穀城紫棗青州樂氏棗並屬齊地齊固不乏美棗矣故其名得特著爾雅唐盧照鄰詩齊棗夜含霜齊棗與戎葵爲偶戎葵亦出自釋草篇也徹或又作檄見釋文檄棗也見廣韻

煮塡棗　史記蘇秦傳說魏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煮棗功臣表有煮棗侯正義曰煮棗城在信都縣六國時於此煮棗油則棗固有一種宜煮者所煮油古以爲祭品盧湛祭法春祠用棗油是也塡與鎭通謂既煮之又鎭壓以出其油也

椐州木　釋畜篇白州驪註州竅也州木乃有竅穴之木說文解椐字云樂木空也竅外之木其中必空故比象樂器而謂之椐也石經及釋文本椐作祝書泰誓祝降時喪春秋公羊傳天祝予傳註俱訓祝爲斷木多竅穴其勢將就斷矣義亦可通（儁公子州吁穀梁傳作祝州與祝亦因音近通借）

髦柔英　柔英如藤花柳絮垂絲海棠屬也髦如白馬黑髦及詩髡彼兩髦之髦柔英下垂似之故名

諸慮奚相　諸慮與山巢同名蓋蟲之宛曼似巢者也文選江賦蜾蠃蟠森蓑以垂翹註引南越志曰蜾蠃一頭尾有數條長

二三尺左右有腳緣登於樹儼若藤纍之附麗矣類篇虙作蠪讀凌如切諸蠪蜛蠙蠙四字其音悉同傳呼考因以小變不蜩王蛻　不詩書及古金石文多通作丕丕大也王蛻亦大之稱此必蜩類中之大者前文蜩凡五見郭氏以馬蜩爲最大按方言曰蟬大者謂之蝒是馬蜩之外尚有名蛾一種爲蜩之大者此丕蜩乃其物矣今呼黑大蜩爲老蠽蠽卽蛾音之轉玉篇蠽昨先切蟬類也俗人或謂之王師太猶王父之遺言也諸蜩多青碧兼灰黃色相傳樹朽所化此則蜕蜮所化其色獨黑而聲煩沸詩大雅如蜩如螗其蜩似專指此通志六書略謂王蛻爲蟬諸蟬諸一名去蛻與此異虰蛵負勞　郭氏以此四字爲一科本自說文揚雄方言乃云

蝗蠷謂之虰則虰宜合上蝗蠷蛑而此以蛵負勞三字爲科矣釋文本勞字作蟧方言又云蟪蛄或謂之蛉蛄自關而東謂之蝭蟧負蟧提蟧一物也卽上云蜓蚞也或以蜻蛉說之以其有蛉蛄蜓蚞別稱訛也郭氏不信蜻蛉之說亦未能別定何物則雖說文有讀但當存疑乃遽以孫氏依方言爲不了於註方言云爾雅虰應下屬此失指也其持之過確不有意與孫氏立異耶愚謂此閒科別非惟虰字疑卽上莫貉字亦可疑古字貉與貉同莫貉卽後文國貉與蝗蠷蛑似無關涉

傅負版　玉篇曰蝭蛑蟲大如蜆有毒又曰蛦蝏蝭也皆卽此蟲蛑與傅音之轉蝏與傅體之變也柳宗元文集有蝭蛦傳

曰蝡蝚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負之背愈重
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
憐之爲去其負復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
死

蜳螪何　釋文曰蜳本或作抭何本或作蚵抭字當合上强蚚
爲一科後文强醜抭其明證也螪蚵二字爲一科廣雅玉篇
皆以蚵蠪爲蜥蜴別名集韻訓螪爲蜥蜴類字林螪作螪急
讀爲螪緩讀爲蜥蜴義更可參也蜥蜴有二種一在草澤釋
魚篇別名蠑螈者是一緣屋壁今人謂之蝎虎此所釋是
蜱威委黍　詩豳風伊威在室毛傳曰伊威委黍也經傳明文
若此且詩以伊威蠨蛸並言此亦二物並釋而郭氏有未詳
之註邢氏遂闕而不疏郭氏之意將以舊說鼠婦爲未詳耶
則許氏說文已謂伊威爲鼠婦矣以其蟲形狀爲未詳耶則
上蟠鼠負已自註爲盒器底蟲矣此一科最證佐顯確無所
置疑但未詳郭氏所以未詳之故

蛭蝨至掌　本草水蛭一名蚑一名至掌陸德明曰依本草則
蛭蝨至掌即水蛭也按蛭有水蛭泥蛭草蛭石蛭諸種俱別
於所生幾蛭見釋魚篇固是水族蛭蝨別見釋蟲可知其非
生於水矣今逢土潤溽時泥草間多生此物俗謂之馬蟥其
身細長而柔引之輒斷首銳如鍼能入人股掌咂其血蝨與
至掌之名一一堪實驗也

密肌繼英　肌求也周禮秋官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貍蟲註曰

貍蟲謂塵肌求之屬說文解朋蛛爲多足蟲後人音轉云蠷
蛩其足較蛩蛩蛩馬蛈更爲稠密故曰密肌一名繼英者與鳥
屬之密肌繫英比類納稱
鰲鰷　廣雅云鮆鰲鰷鮆也俱以此合上鮆讀郭氏
所不取也廣韻鰻字下云鰲魚鰲蓋鰲文之變集韻訓鰻云
鰷魚也鄭樵云今亦呼鰻鰲
蜫蛆　釋蟲蠓蜫蜫郭氏定爲蝗子斯蜫亦斯物也一名蛆者
言爲歲厄也複見此篇者水涸爲蟲水長爲魚也陸佃埤雅
曰蝗卽魚卵所化列子魚卵之爲蟲是也春魚遺子如粟著
於泥中入夏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
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蒸暴乃成飛蝗故詩曰眾維魚矣

實維豐年

鷸鴴鷸　釋文曰鴴本亦作鳽後文崔老鴴郭註云似鳧鷖而
冤頭此鳥則其類之毛足似冤者故云冤軌軌跡也鷸从螿
省音宜子來反因其不祥名之猶今人謂禍鳥也後東方之
雉亦名鷸其音側其反與此不同

輿鶅鶅　輿釋文本作與此鳥與鼠同穴因有與名後文其鳥
名鼫其鼠名鼬鼫鶅字同鶅又其別名廣雅鶅雀怪鳥屬也
元和郡縣志謂同穴鳥形如家雀故或加以雀稱夏允彝禹貢合註言
鼬又名鼫鼫則
鼫有別名宜矣

齧齒艾　鄭樵註曰艾卽鶅也巧婦鳥之雌者也詩疏謂巧婦
卽鴟鴞喙尖如錐取茅莠紩麻爲窠此云齧齒詩云予口卒

瘡蓋皆以其勤取茅莠言之

密肌繫英　鄭樵曰英雞也啄石英故以名焉其毛羽文采

椆密又名密肌釋文本密作鷷英作鶯字俱从鳥郭氏謂釋

蟲文誤重於此未必然

鶹劉疾　後文鷮鶡其雄鶹雌庳言雄者介厲雌者卑弱故釋

文鶹又音介劉殺也謂殺鳥而食禮月令鷹始行戮是也疾

如征鳥厲疾之疾大凡鷙介鳥之善搏鬬者悉其此稱非一

種鳥也下接鷇雛可例參

鴣鋪梪　說文曰鴷鋪豉也豉梪字同史記貨殖傳鹽梪千合

即鹽豉也此鳥與鷹鶡鳩並列知是鳩類蒼頡篇謂鋪穀鳥

即布穀鋪豉似又因鋪穀音轉鳩稱布穀本以其聲所自呼

而聲以雄雌分高下雄而聲高者如云布穀雌者聲下如云

鋪梪此篇既釋鴣鳩又及於此亦猶桃蟲之外有齧齒艾也

鷅諸雉　此總釋諸雉下遂分列鷮雉鷫雉等名其鷅春鉏句

誤脫在此下耳說文鷅字作盧以淮南子盧牟六合證之盧

自有該舉都凡之義

闕洩多狃　註疏考證曰洩與渫同猩猩有牝無牡故云闕洩

伏行交足故云多狃非別有獸也當連上文猩猩小而好啼

讀按此說最確當惟以交足爲狃未知所本書君陳狃於姦

宄詩鄭風將叔無狃狃者習也復也猩猩雖人言而不離禽

獸杜佑通典言其好酒及屬人因置之山谷行嘗數百爲羣

見酒物等知人設張取已罵曰奴欲殺我捨爾去也既去復

還相呼試共嘗酒竝探觸著逮醉人出收之無遺逸者則凡
物之狃忕其性雖明知禍害而卒不能改者莫猩猩若也所
以謂之多狃
鼬鼠　鼬从時省廣韻不省作鼬時猶常疑卽恆常在人家鼠
或曰鼠爲十二屬首所以紀歲時故有鼬名依此說仍常鼠
耳
鼬鼠　郭氏曰名見山海經形則未詳據舍人言其鳴如犬吠
則此鼠形狀仍見於山海經北山經丹熏之山有獸狀如鼠
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獳犬名曰耳鼠耳鼠與鼬鼠當是一物
隨方俗異稱
鼬鼠　玉篇鼬亡云亡運二切總訓斑尾鼠廣韻讀爻音者云

斑鼠問音者云鼠文爾雅釋文亦具問文二音依廣韻則當
定讀如文
鼬鼠　說文字林皆謂鼬爲豹文鼠則下豹文二字應讀屬於
此終軍辨豹鼠事不見前漢諸籍惟郭氏此註及序言之摯
虞三輔決錄謂以爾雅辨豹文鼠者乃光武時孝廉郎竇攸
也文選註太平御覽俱引竇氏譜稱爲攸事傳聞既已異辭
安見許愼呂忱之必不足從耶唐書盧藏用傳云其弟若虛
在隴西有獲異鼠者豹文虎牖大如拳職方幸怡諫謂之鼬
鼠而賦之若盧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鼬鼠豹文而形小者一
坐驚服是唐人多從許違郭而以豹文字上屬讀也或據盧
若虛事
謂鼬鼬二鼠皆豹文但以大小爲別
然則爾雅豹文二字上下相互其耶

犉牛　犉从昊古閔反昊山獸名釋獸篇有鼲釋文云本多作昊郭謂其爲物一歲千斤牛固大牲而其體長有漸山野閒牛或亦有一歲頓長至千斤者故遂比照於昊謂之犉牛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九終

桐城姚永概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九十　南菁書院

鄭氏儀禮目錄校證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句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大戴戴德小戴戴聖及別錄別錄劉向所作此皆第一

疏曰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五十乃爵命爲大夫故大夫無冠禮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天子諸侯同十二而冠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陳氏

禮書謂天子五加四家語冠頌云王大子之冠擬冠則天子加元冕五加衮冕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

朱子曰此篇言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而爲士者若天子之士則其朝服當用皮弁素積不得言元冠朝服也

敖氏繼公曰凡經言士禮者皆謂諸侯之士其言大夫禮者亦然

案士有已仕而有位者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玉藻所謂居士王制所謂選士俊士是也此冠禮雖主士身加冠但不必爲有位之士朱子曰士之子恆爲士雖未仕亦得用此禮觀經云主人元冠朝服則其父固有位之士也又云將冠者朝服則未仕爲士可知敖氏謂此篇主言士冠其子之禮義亦得通古者四十強而仕豈有童子居士位哉鄭氏之說失之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二依釋文增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二

朱子曰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孔子曰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媒氏又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此皆昏禮之大期也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是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也

案此篇主言士之昏禮亦兼已仕未仕者言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氏曰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又曰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又天子諸侯早娶亦有其禮今皆亡耳

士相見禮第三

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三

張氏爾岐曰據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於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於君末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

鄉飲酒禮第四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將將字依釋文增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四

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此賓賢能一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

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言之

張氏爾岐曰疏言鄉飲有四此篇所載三年大比賓賢之禮也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下篇所列是也於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於季冬蜡祭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

疏曰周禮五州爲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則名鄉射又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訖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射禮以詢之故名爲鄉射

案鄉射有二一是州長會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射詢衆庶其禮皆先行鄉飲酒禮但諸侯之鄉射鄉大夫是大夫州長是士記云大夫兇中士鹿中又鄉大夫射於庠州

長射於序爲少異耳

燕禮第六

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別錄皆第六

疏曰按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又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案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饗禮今亡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子之燕禮亦亡矣又有與族人燕

及祭畢之燕皆與此禮別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射義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

孔氏穎達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此三射之外有鄉射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

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陳氏禮書

以射甲革椹質爲即貫革之射

案射禮唯大射鄉射二篇今存但所載皆諸侯禮其天子之大射畧見於周禮司裘職而其禮亡矣大射獨言儀者以其威儀比鄉射尤多也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

疏曰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又云及竟張旜孤卿建旜據侯伯之卿之聘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公食大夫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

案聘禮有天子撫諸侯之禮大行人云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與諸侯相聘之禮歲相問比年小聘也殷相聘三年大聘也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疏曰下文薦豆六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據小聘大夫也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大夫之大夫

案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壹食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食聘賓並及大夫相食之禮卽聘禮所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大夫於賓壹饗壹食敖氏謂此篇與前篇互見其禮者是也饗食皆行於廟但饗有酒食無酒又養老亦用食禮與此別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錄第十

疏曰曲禮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交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畧也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

案據曲禮注云冬遇依秋是遇禮雖亡而未亡所亡者朝宗禮耳其諸侯相朝禮儀亦亡又諸侯見天子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於國外爲壇而不在廟朝其儀畧見於此篇末云

喪服第十一子夏傳唐石經及釋文俱作喪服經傳

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則賈氏本亦無子夏傳三字也今本蓋後人所增當依舊題作喪服經傳○案儀禮十七篇惟此篇有傳疏云五服差降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按疏引無居字於彼焉已按疏引已下有棄字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

疏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別今皆亡惟士喪

禮在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

案喪服一篇唐以前亦別行於世見釋文序錄及隋書經籍志釋文載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僧之劉道拔周續之並注喪服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四小戴第八案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三第八乃士虞禮別錄第十二

疏曰此當諸侯之士知者下云君若有賜不言王又鄭直云士喪父母不言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

案禮記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既夕第十三唐石經及釋文既夕下皆有禮字

鄭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閒一日凡朝廟日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大戴第五刪刪字疑衍小戴第十四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

放氏繼公曰此禮承上篇爲之而別爲篇者以其禮更端故也篇首云既夕哭故以既夕名篇

案此與士喪禮共爲一篇以簡册繁重釐而爲二鄭注周禮引亦稱士喪禮下篇

士虞禮第十四

鄭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虞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案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八

第十五
乃聘禮別錄第十四

疏曰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賈疏本作謂諸侯之士祭祖禰此依釋文所引增釋文禰作廟下非天子之士而六字是因疏文說入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三案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第十三乃士喪禮別錄第十五大戴以下十四字舊脫吳草廬氏補

疏曰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謂中下之士祖禰共廟若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以此及少牢

惟筮一日

案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謂薦熟獻謂薦血腥祼之言灌謂始獻求神言饋食者著有黍稷蓋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先祼獻而後薦熟薦黍稷大夫士之祭直自饋熟始無祼獻之禮故曰饋食今惟大夫士祭禮存於儀禮其天子諸侯之祭禮則亡矣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

疏曰曲禮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賓尸是卿不賓尸爲下大夫爲異

也

有司徹第十七 唐石經及釋文俱無徹字 陸氏曰本或作有司徹

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通解續引目錄如是今本作上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無別行賓尸於堂之事是因疏文誤衍十四字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有司徹於五禮屬吉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

疏曰言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者謂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賓尸於堂之禮又云祭畢禮尸於室中者據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賓尸於堂之事卽於室內爲加爵禮尸卽下文云若不賓尸以下是也

敖氏繼公曰此別爲一篇及其名篇之意皆與既夕同

案此與少牢同爲一篇亦以簡册重大釐而爲二分賓尸以下及不賓尸者別爲一篇賓尸卽繹也天子諸侯曰繹卿大夫曰賓尸繹於明日行之賓尸與正祭同日

又案困學紀聞引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特牲少牢有司凶禮四喪服士喪既夕士虞賓禮三相見士冠士昏鄉飲鄉射燕大射公食聘覲嘉禮七軍禮皆亡考儀禮漢書藝文志謂之禮古經其云十七篇者魯高堂生所傳多三十九篇是今文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士冠禮疏云魯人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則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

其中天子諸侯之禮固多漢代諸儒唯十七篇師授不絕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鄭據以

作注並作目錄其三十九篇困學紀聞云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則其書亡久矣

隋書經籍志云三禮目錄一卷鄭元撰梁有陶宏景注一卷亡今目錄散存三禮疏中績溪胡樸齋先生嘗集而出之校其譌字並引諸儒說附證於後每經各爲一卷今歲春先生詰孫竹村孝廉將以先生釋官付梓屬校於鐸鐸謂當取先生所集儀禮目錄冠諸卷首俾閱者知十七篇之屬而官之屬諸侯屬大夫士者益易曉昔朱子撰儀禮經傳通解首輯目錄一卷全載鄭氏目惜其書止及冠昏相見鄉飲鄉射五篇而燕禮以下目錄並闕今先生是編亦纘成朱子之志也竹村以爲然

錄付剞劂因爲紀其顛末如此嘉慶丙子小暑後一日

歙洪鐸謹識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九十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